

宣祖昭敬大王實錄

卷之五
十五

019431
no. 3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1943年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www.6.8.25

午甲

十月朔乙巳 王世子問 安○都元帥權慄馳 啓曰水陸

戰親督事九月二十二日臣發向泗川固城晦前舉事于巨濟

計料矣 啓下備邊司○傳曰今見都元帥狀啓則已為舉事

成敗必決矣此大事不可不急遣司郎廳文官晝夜馳去詳得

事情來啓事言于備邊司○奉常寺 啓曰各司菜田自 祖

宗朝量宜折給不可相為侵奪而奉常寺菜島菜田則專為

祭享菜物之用雖於事變之後 祭享姑廢早晚必復而司圃

署移報戶曹分半折給事入 啓見下矣司圃署菜田仍舊在

於各處不可侵奪 祭享之田而戶曹不察 啓請極為未便

今者 宗廟 社稷各 陵節 祭皆已復設而所供菜蔬皆

以菜田所種取用粟島菜田請還屬本寺何如 傳曰此時何

用於 祭享乎給於訓練都監使之蒞種以養士可矣○慶尚

道兵馬節度使高彥伯門地早微勇略無聞翁有突擊 啓

曰臣軍官李克誠以賊勢偵探事入于東萊等處馳報于臣曰

因平義智卒倭要失羅等探問賊情則日本國王姦惡義智故

義智求見我 國之人陳其悶迫之情欲因與我 國如前交
隣云且彥陽縣監魏德和馳報曰機張豆毛浦屯賊五百餘名
縣境石南村不意圍抱盡為焚蕩男女五名擄去云矣 啓下
備邊司○孫總督接伴使工曹判書沈喜壽馳 啓曰九月初
十日總督招臣等入臣行禮訖告曰 國王聞老爺還營特令
問安總督曰多謝仍呈咨文告曰小邦危亡迫在朝夕望老爺
詳覽焉總督曰今欲何為臣告曰大發兵糧水陸俱進勦滅無
餘萬世長策而今所緊急唯在留兵防守行計羈縻而已總督
曰佸 國不為選鍊兵馬協理防守而專恃於 天朝恐非校
復之計 天朝豈能為佸 國常常防守也設使防守奈佸
國無糧何劉副將則昨已行文止之耳臣叩頭謝仍告曰兇賊
尚屯境上以准否封貢為伊進退之計若不羈縻則小邦寧息無
日伏願老爺早決神筭有以拯濟總督答曰封貢俱已折了不
要再提若其肆兇當大發兵餉進勦乃已云 啓下備邊司○
備邊司 啓曰接戰時雖未得斬級或中鐵丸或逢劔刃曾令

論賞矣更言于備邊司議啓事

傳教矣臨陣之際以力戰先

登為重力戰而至於被傷則雖無斬級相考論賞足以起將士之心古之為將者下令軍中曰今日之戰面不中數矢者皆斬亦此意也但軍功磨鍊最多虛偽雖云被傷亦難一一覈實則小小瘡痕無不自以為功其弊亦難保其必無若令元帥等官詳加辨核表表力戰被傷為一陣所共知者雖無所斬得以論功則軍心似當激勵而虛冒之弊少止矣 答曰依啓○夜一更至夜二更四方有霧氣○丙午 王世子問 安○宗廟冬享大 祭 上親傳香祝○司憲府 啓曰軍士代立之際虛偽冒濫之弊比來尤甚各處定軍之事不成形體兵曹衛將呀專不檢勅至於紛紜行下尤為非矣請兵曹衛將呀堂上郎廳並 令推考變後敗軍之將雖不能一一依律至於急急收叙置諸顯職則尤為可駭請同知敦寧李潤德副總管曹大坤並 命違差 答曰並依啓○劉總兵平壤餞慰使僉知中樞府事朴東亮 啓曰前月二十三日總兵招臣入見許多辭說多所

游揚大槩俺欲帶當事大臣親議於孫經略而佞國不送呀
謂差來陪臣又無形影自家之事如是為之俺獨何苦徒自奔
走於道上乎孫經略既不許封貢又不欲用兵但以防守鴨綠為
上策爾國何所賴乎俺觀爾國諸臣辭色皆不欲擔當
大事欲言糧餉實數則恐大兵之不再來欲張言之則恐無以
辨出呀謂踏之則疑其碎放之則畏其飛者也臣告退則請臣曰
多謝國王慇懃致誠也傳曰知道○卯時辰時四方有霧
氣○戶曹啓曰各司奴婢身貢作米事目內需司奴婢身
貢並為作米入啓而內奴婢條付標以下當此國事危迫
軍餉渴乏之時凡干得穀之策靡所不為以此同司田稅亦限
事定間既命納于軍資監今依此例亦令該司捧上宜當傳
曰內需司奴婢兩界則勿為以供內需似當○傳曰靜嬪及王
子上來時上下人負自內皆給馬匹糧饌不得一毫干預於州
郡事丁寧戒飭至作事目以給而內官方俊豪出先文刷馬十
五匹內官以下至司鑰令各官支供馬草迎逢等事皆令待候

云云不有傳教泛濫作弊極為駭愕推考○丁未 王世子問
安○司諫院 啓曰 國勢危急日甚一日以湖南一路言之
舟師所屬之官水軍盡為散亡守令以結卜出入夫使自備糧
充為格軍一赴船上既無番通之期又無接濟之資任其餓死
投屍海中白骨堆積於關山島見之慘然請令巡按 御史詢
訪 啓聞處置得宜道內土賊大熾屯結處處白晝殺越行旅
不通 朝廷屢屢知委使之勦捕而巡察使以下不為登時處
置極為駭愕請巡邊使李鎰巡察使洪世恭推考使之急速措
捕南邊守令長在舟師及陣所官家百務專委於鄉所監官之
手極為寒心自 上軫念若此欲依訓導例自京差送而備邊
司慮其不得其人令監司擇本邑之人以為留郡官本邑之人
識事理廉謹不為非義者亦安保其必得乎監司既以 朝廷
命令差送而以官為彌則渠必為儼然一守令摸樣而作弊病
民之事反有甚焉請此公事勿為舉行 答曰依啓○備邊司

提調沈守慶柳
成龍金命元

啓曰以李潤德曹大坤逆差承

傳 備忘記

曰此事臺諫論之故允之敗軍之事何間文武實職適差未知何如問于備邊司事 傳教矣敗軍之事無間文武 上教允

當但於敗軍之中輕重有間似難以一槩論李潤德曹大坤既以臺諫見適臣不敢更請仍任唯在 上裁 傳曰適差承傳

還入○備邊司 啓曰戶曹判書金晬判決事尹先覺今日來

仕本司伏見 傳教敗軍之事何間文武不勝惶恐皆退去矣

罪當此司務緊急之時堂上二人一時出去事多曠廢請 命

出仕 答曰依啓○承政院 啓曰昨以奉常寺粟島菜田

命給訓練都監使之落種養士目今餉土方急苟有一毫利益

宜無所不為 下教之意實出於此但 祭享所用雖與平時

不同而以此移為養兵之具則似無愛禮存羊之義意恐為未

安敢 啓 傳曰知道勿給訓練都監○司憲府 大司憲 金宇

獻掌令 李慶 柳 啓曰野備草木之實以為救荒之資固今日

所不可廢者也但奉行措置之間反有病民之弊竊聞列邑因

戶曹行稜責納橡實蓼花實棠耳實於民間而或因不產

或因節晚不得備納至欲以米穀代納守令以非本色不許以此民不堪苦怨咨盈路今後只捧土產之物已為收合者外此公事勿為舉行 荅曰依啟○備邊司柳成龍金時尹先覺崔混韓準成諒

啟曰喜八以賊陣副將托以獵禽累日出來無乃以此牽綴我軍而為不意掩襲之計耶兇謀叵測羈縻之計不可不行惟正下去時 王子寒暄書為之則速為何如 荅曰依啟但王子

書前已依啟辭允下矣今則右道已為舉事前日往來羈縻之術似已敗露今雖遣人賊必不信恐為所執迭書事極難更議以啟○以戶曹還上 啟目 傳曰壬辰條還上曾已蠲減而五

分之一還令捧上云云其事之曲折則姑不能知而既令蠲減今乃徵其五分之一於理何如非但命令顛倒不信况壬辰年已至三年蠲減之物今欲徵納必用鞭扑督責吏安能隨便收之民安能拱手納之騷擾之害勢必有之此令之下必失民心議啟事言于備邊司○傳曰海州內殿經年留駐其民受苦不可無慰恤之舉作教書慰諭其一邑有工人使之廣加除職免

賤等事議啓言于備邊司○夜自四更至五更四方沉霧○戊申 王世子問 安○司諫院 啓曰順天府使權俊專事割

克剥民膚髓列置工匠造作器玩分定結卜督納魚肉其所以營辦自奉媚事之具者無所不至偷出倉米盈載三船為監司所摘發馱載綿布買得京城郭之樞之家在舟師時盛備酒肉費極尾間至率娼女淫縱不忌抄出射手潛獵赤獐於巨濟盡沒於倭原其罪狀合置極典請 命拿鞠依律科罪 答曰依

啓○傳曰教師唐官李二張六三劉總兵拿去云凡人家父兄為子弟受業之師尚且款厚今欲討賊而鍊兵教師唐官中間饒舌終致繫頸而去是何心哉此無非忘國大賊之致故相朴淳曾有言曰人心薄惡無如我國予嘗服膺不忘厥後一一皆驗今次之事不勝憤憤其人等情事可哀令該曹量給銀兩前日總兵問之之時詆毀通事及兵曹郎廳詔獄○承政院 啓

曰兵曹判書李恒福

涉誣放浪稽慢息事行已處心無檢束之意

因其郎廳告于政

院曰頃日劉總兵在京時一日夜臣方在私室總兵差備通事

來問曰：總兵問在此，教師中如有不緊者，欲為帶去，云何以荅之？臣曰：王胡兩人當初，天將命留之，官其餘二人，追後來到，云其時渠以私意問，故臣亦不議於同僚，私自荅之而已。今見兵曹詔獄之，命欲徑徃待，命於禁府，則時無堂上拿鞫之，命欲詣政院，待罪則惶恐不敢入，闕門罪專在已，獨自脫漏，未安敢來自首，傳曰：兵判勿待罪，不為泛然以待，而以心腸不好為言，云教師唐官何可如是乎？兵曹郎廳勿推。○辰時四方沉霧，未時申時日暈，夜一更二更四方有霧氣，坤方電光。○備邊司 啓曰：王子書前日依 啓辭，允下矣，但右道今已舉事前日徃來，羈縻之術似已敗露，今雖遣人賊必不信，恐為所執，送書之事極難，更議以啓事 傳教矣 聖慮所及，極為允當，清賊與平行，長釁隙已深，雖聞右道之事，若羈縻之使，不絕於自己之處，則行長之敗，渠必不以為干涉，且 王子之書非 國書之例，只緣前日相救難忘之意，近來未得通問者，以天子之命徃來，上國今纔還來，適見松雲來到，言汝向信情

厚故今因其歸略致寒暄之間至於他事則在天朝大將區
處本國一從其指揮也若早晚事成則豈不韋甚以此辭緣略
為文字且今慶尚道覓給鷹子以中其欲則必無見拘之患矣
凡事之成敗利鈍智者所難預度但左右道賊勢一時俱起則
其禍有不可勝言故臣等之意更為姑試一番似難得已敢

啓 荅曰惟正之往來再斯可矣至於三則或有意外之慮王
子之書既送其回荅也恐有慢言或抬辱國之事子意甚難然
諸卿之意如此當依所啓至於兩賊雖曰有隙共入他國勢如
同舟行長為我所敗則清正無獨保之理齒寒之勢彼必料得
初雖有隙巨濟若拔恐復為合謀並力以肆毒於我必不斂手
傍觀甘心於行長之敗也况不救必為關白所誅黥賊何事不
料予之曲慮過疑多矣○己酉 王世子問 安○司憲府

啓曰百隸怠官比來尤其甚承文院官負厭避京仕退在于外院
中供職只有一二人極為駭愕其中尤其甚不仕者請並 命罷
職頃日秘密 傳教政院抬備邊司郎聽言送而累日不傳致

令本司全不得聞極為駭愕請次知郎廳罷職 上從之○慶

尚道防禦使金應瑞馳 啓曰降倭三名自義城行過義興之

際縣監盧景福擅自謀殺二名被斬一名不知去處必還入其

陣盧景福自 朝廷各別重治以釋降倭疑懼之心 啓下備

邊司備邊司回 啓曰盧景福不稟 朝廷不報主將擅自殺

戮極為駭愕拿鞫定罪何如 答曰依啓○諭嘉善大夫平調

信貼爾日本動無名之兵攻無釁之國二百年和好歸虛千萬

人肝腦塗地燒焚我廟社殺拙我陵墓憑陵充斥直至平壤

大明天皇帝赫然斯怒聞東藩之受侮痛兇鋒之肆毒爰 命

宋侍郎李提督保專薄伐之任十萬貔緄渡江而東 天威震

疊勢同破竹鏖戰箕城如泰山之壓烏卵先鋒行長等僅以身

免徒步東走遁入漢陽當是時 天兵若長驅直擣則日本之

兵盡殲無遺矣 天朝大將以仁愛為心不忍於蕩滅無餘始

聽請和之計而沈遊擊因此往來不絕日本之兵盡下嶺南屯

據左右海邊之邑而劉督府亦承 天朝撫諭之意不以殺伐

為主故小西飛持請貢之表與沈將軍同往 天朝其還遲速
雖不可知而日本若終始以至誠祈請則豈有拒而不從之理
哉既以和好為心則呀當申戒諸陣之兵使勿侵耗邊邑可也
而自去秋至于今或焚蕩閭家或殺掠人民相繼不絕頃見行
長峇劉督府之書則曰請和之後萬無出兵侵暴之理其間出
沒作賊者非我呀知乃對馬島賊人呀為復有如是者一一捕
斬可也云行長此言其已忘之乎近來咸安固城等處作賊之
倭或五六十結黨或二三百為羣連續出來燒火山幕竊刈禾
穀人物被殺者幾二百名被虜者多至三百餘名海邊人民咸
曰日本請和皆虛事也若果誠心請和則何可縱兵殺擄如是
不已哉此則小臣之言也而行長不能禦下之意從可見矣咸
安固城之人自初登山細細看望則賊人每自巨濟乘船出來
又及棹歸巨濟以此觀之則行長呀謂對馬賊馳來接於巨濟
恣意橫暴而行長等莫得以知之也欲乘其賊人更來追至巨
濟蕩覆其巢窟計已定矣如是則不徒我 國之人少泄憤怨

其於行長之意亦必釋然無所嫌矣若丙生浦清正則一自聞和議之後檢勅軍卒使不得恣行若有潛出作賊者則或梟首以示或放還被擄男女至於二百餘名豈意行長處事反出於清正下哉行長真有誠心相好之意而退兵對馬從容議和則必無彼此相疑之心而天朝亦豈有永絕固拒之理哉以屯他境亦不能警勅下卒侵害無窮此和議之所以不速成而且有今日致討之舉也須將此意細諭于行長處幸甚幸甚頃者爾與平義智上書于觀察使前辭意勤懇深用嘉焉即已

達于

朝廷近將回報矣不宣

○庚戌

王世子問

安

○掌

令李慶涵 啓曰同僚將欲上劄論時事其中伸冤枉一條乃指鄭澈崔水慶之事也謂澈當國而不救水慶之死則固是矣至於挾憾搆殺之事臣未詳其曲折不敢以所不詳知之事加人莫大之罪也自夫士論携貳之後朝著不靖其禍轉輾至于今日豈非邦國之大不幸哉目今兇賊尚據邊境大小臣僚討賊之外不餘念及於他豈可復開搔擾之端乎臣之所見如此

勢難苟同請

命罷斥臣職

荅曰勿辭

○持平趙守翼

落

曰同僚欲上劄論時事而其中有伸冤枉一條即指鄭澈崔永慶之事也鄭澈當國不救水慶之冤死誠不無罪責然謂之

搆殺則臣未知其間曲折安敢以莫大之惡名加之於人乎臣愚見有一焉自夫朝論携貳之後士類各立互相排斥其禍竟使邦國淪喪奄奄國脉僅如一線存亡成敗未知決於何地

大小臣隣所當棄其舊而新是圖務為鎮靖之計不此之務追咎之事惹起不靖之端臣恐削澈之職未必使兇賊豎降幡而只益朝著之騷擾也臣之所見如此不可苟容請命罷斥

荅曰勿辭○大司憲金宇顒

啓曰臣等以今日

國勢日非

欲陳振勵改紀之策條上數事而其中伸冤枉一款蓋言鄭澈乘時逞憾搆殺無辜之罪也而掌令李慶涵持平趙守翼以為澈搆殺之事未知曲折不敢加入以大惡至於引嫌而退臣本無狀其時落於謫籍罪合萬死而聖恩寬假賜環還朝至於忝冒本職當初懇辭不獲俞命至于今日輿論所在不

敢不言而動被同僚立異以致公議不張而適增騷擾之弊此由如臣者冒居重地不避嫌疑擔當論議之故也國事至急而朝論不一終無寧靖之時豈非可憂之甚請命亟黜臣職更求方直敢言之人以肅朝論 荅曰勿辭○執義奇自獻 啓曰本府將上劄劄中有伸冤枉一款公論不可中止互有異同臣於前日已叅此等論啓之事今見同僚避嫌之辭與臣前日叅論之意不同而且騷擾之譏臣之無狀不可覩然仍冒請命罷臣職 荅曰勿辭○掌令柳永詢持平李鐵 啓曰臣等因一國公論將上劄陳時事而其中伸冤枉正王法一款乃欲伸無辜被禍之冤正奸臣構陷之罪而掌令李慶涵持平趙守翼論議不同引嫌而退至以騷擾不靖顯加訐斥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地區區論議尚不得取信於同僚致有如此之弊勢難仍冒請命罷斥臣等之職 荅曰勿辭○刑曹叅判李忠元 啓曰昨日差官接待時都監有四帖屏風似是 明廟親筆外處因置未安敢 啓傳曰入之○以朴晉為順天府使朴

東善為司諫院正言鄭經世為司諫院正言金蓋國為藝文館
檢閱○備邊司 啓曰壬辰條還上曾已蠲減而五分之一還

令捧上云云其事之曲折則姑不能知而既令蠲減今乃徵其
五分之一於理何如非但命令顛倒不信况壬辰年已至三年
蠲減之物今欲徵納必用鞭扑督促吏安能隨便收之民安能
措手納之驚擾之害勢必有之此令之下必失民心議啓事言
于備邊司 傳教矣 聖教出於勤恤民隱仁旨藹然凡在聞
見孰不感激今日之事呀重惟在於保合民和呀謂寧去食而
不欲去信者是也但壬辰還上分給之後癸巳甲午兩年還上
則往往有專未散給升斗之官此等處若專除壬辰則明春種
子賑救之資皆無所出該曹之 啓請從分數收糶者亦出於
有司不得已之計此事兩皆難處臣等更為參商如壬辰以後
兩年專不分給之官則依該曹公事收其五分之一若未甚焚
蕩而癸巳甲午稍有分給之處則只捧一年呀糶而往年還上
專數蠲減若是則庶幾德意不至於壅遏而民情無怨於蠲徵

頗有兩便故敢啓 啓 答曰依啓○辛亥 王世子問 安○

司諫院

大司諫 李堅

啓曰掌令李慶涵持平趙守翼大司憲金宇

顥執義竒自獻掌令柳永詢持平李鐵並引嫌而退鄭澈之行

宵臆殺無辜得罪於萬世公論 聖鑑既已洞照國人莫不昭

知特其罪未加耳護澈者求說不得或稱時非可論或謂非澈

所為不恤國是一何紛紛夫公論國家之元氣固不容一日之

或泯今若諉諸時危而沮遏不論則不幾於斬伐銷鑠而使之

無平况澈之乘時構誣者不獨崔永慶一人而至於今日肝肺

盡露十日難掩國言愈甚請之不知曲折可乎掌令李慶涵持

平趙守翼遷就其辭過慮騷擾不靖而不知其自陷於騷擾不

靖之歸不可在職請遶差大司憲金宇顥執義竒自獻掌令柳

永詢持平李鐵別無可避之嫌並 命出仕吏曹佐郎朴而章

曾以劉綏兵問安官下去因往覲親今始還來雖曰陳疏蒙

允不即復 命之罪不可不治請 命推考起廢錄用 懇命

當出於上非該官所敢擅便前牧使朴慶新方在罷散中吏曹

敢請叙用極為駭愕請堂上色郎廳並命推考治罪上從之○正言朴東善啓曰壬辰變初臣以老母在堂急於負逃

乘輿西巡未得執羈勒以從奔竄嶺東道梗豺虎經年而始達行在其遺君後國之罪大矣言責重任是何等職而負罪如臣

豈容叨冒乞賜鑄免以重名器答曰勿辭○大司憲金宇

顯啓曰臣以罪戾餘蹤濫居言地當此危急之秋思效一得

以報國恩於萬一而跋前疐後動遭異議蓋臣之愚意以為

致今日之禍者皆由奸臣誤國多殺無辜以失民心之故不伸

冤枉不正王法則無以慰答人心而恢復之望益遠矣此一國

公共之論輿論所動有不可遏者非臣一人之私論也獨不思

身落當時罪籍有可避之嫌而冒犯人言直前擔當無以取信

於世而徒為競辨之端所以一殺而遭申欽再殺而遇李慶涵

趙守翼以至李時彥李時發鄭暉之徒爭立異議愈出愈新蓋

此一種讖論根深蒂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而臣以綿力薄材且

居嫌疑之地其言決無可行之理且今國事日急安危決於

呼吸而以如臣者居此地無益於事而惹起不靖之端紛紜論議未有定時而國事愈至於不可為之地豈非可虞之甚乎若去一微臣而朝紳協和時事有濟則固臣之至願身雖萬死必無所恨何敢冒處非據以妨賢路乞賜斥黜以一朝論 答曰勿

辭○司憲府

執事奇自獻

啓曰大司憲金宇顥引嫌而退宇顥在其時

雖被遠謫旣以蒙

恩昭雪置諸言地而猶形迹嫌疑不言其所當言

之責則殊非置諸言地之意也况此欲論之言非宇顥一己之私言實一國同然之公論宇顥亦安得自由也哉且論議紛紜由人各自是非宇顥不得取信於世也宇顥別無可避之嫌請命出仕

答曰依啓○平安監司李元翼接伴使金瓚告急使柳永慶狀啓臣瓚昨日面見時已令落後不要跟行故與臣永慶及調度御史南以恭先出西門外伺候臣元翼陪行次伺候于摠兵下處摠兵招通事分付曰觀察不得陪行亦可出門外同接伴使伺候有分付之語云云即依分付伺候于門外摠兵下馬即以李恒福呈文示之仍謂曰觀此邊報倭國之事急矣今發兵來

救則徐國糧餉未能專委接濟而三分之一可得措置乎徐國
其其發兵來勦而每以乏糧來告欲專賴中原是則不可諸陪
臣可言糧餉實數勿露事機臣等荅曰小邦蕩敗已極糧餉既
竭見在之糧甚少不足以供之若大軍出來而自天朝運糧
二分則其一分小邦亦可措備人民雖餓而豈敢不為王師盡
力餽餉乎總兵曰倭賊見在海外者可至五萬雖以一敵一當
用五萬兵雖謂徐國之糧而省數調發亦不下三萬兵設令
天朝運糧至王京徐國可運至南邊乎若用兵當分水陸令五
六千人由海路而進平壤之戰倭賊不過一萬而并徐國投降
人首級僅一千耳且欲戰則天朝容許輸糧欲守者守兵之
糧徐國當之欲守亦當用二萬人一萬防全羅一萬防慶尚僅
可以遮截彼虜之糧幾何亦可明言實數臣荅曰南方之糧
老爺已盡知之雖有今年所收僅能自活安能接濟二萬兵乎
今年民不得耕種然收拾秋穀不計小邦民食而專委供頓則
可支萬兵之糧總兵曰五千兵則勢難固守五千雖守一隅全

慶兩道何能防休國欲守乎欲戰乎臣等答曰伊賊乃不共戴天之讎小邦寡弱不能攻勦而卧薪嘗膽常欲滅之豈可言守
總兵曰守中有戰彼犯我則不得不戰彼退則守之矣仍曰今
若發兵只用步兵馬太豆不須多備矣且謂前日見黃州之鑛
乃銀鑛也江西之鑛乃銅鑛也 啓知 國王採取銀鑛以資

錢糧臣等告曰謹領教但糧餉一事小邦專靠老爺到彼力陳
小邦之糧終始極濟總兵曰我則不言糧餉只言兵耳今若請
兵請糧則其事難成先若請兵而後及糧餉可矣孫爺聞之
則當答曰朝鮮之糧不過自活不恤朝鮮人民之飢死而接濟
天兵則亦可支矣抑陪臣到軍門當以此一樣答之且曰若有
緊急邊報即起中軍撥馬傳送且謂臣水慶曰邊報緊急咨文
須從速改撰急急入來云云咨文斯速添改星夜下送毋失事
機如有南邊消息以擺撥急速傳送于平壤留駐中軍處事

啓下備邊司○壬子

王世子問

安○

訓鍊都監

都提調柳成龍提調

李恒福金

啓曰總兵營中出來之人合五百六十餘名此輩皆

是飢餓失業不能資生投托唐軍變其服色將盡為過江之際
國家深加憫恤設法招集分屬於都監諸哨學習砲殺等技其
中雖有公私賤有役之人不可更為尋常若私賤則早晚必有
其主者諉以自己奴僕而侵撓則已聚之軍不無還散之弊且
非朝廷設法招集之意請此已聚軍人水為砲殺手勿使任意
侵擾何如 上從之○司諫院大司諫李璽正言鄭經世○璽

衆

啓曰正言朴東善引嫌而退當初變出倉黃迫於人子至

情負毋逃竄經年始達 行在情勢使然不可以此輕適請

命出仕

答曰依啓○司憲府

大司憲金宇顯執義奇自獻掌令李鐵

啓曰扶

植倫紀激礪人心實今日興衰撥亂之急務士夫之屈身賊廷
者不可不正其刑章以示王法成世寧世康兄弟或以堂上文
官或以世族蔭官受 國厚息而賊入都城之後晏然在家甘
心屈服世寧則至以妾孫女嫁賊將往來交通有同婚家其背
國投賊之罪大矣而討惡之典尚今不舉凡有血氣莫不痛憤
請世寧追削官爵世康拿鞫定罪守門將咸崇德當賊屯春

川之日以本土之人投入賊中與賊同心至於官軍接戰之日
亂射我軍使之退兵洪川武士許澈戰死之後其家收屍而見
之則崇德刻名之箭著其背上其為賊力戰之狀無疑及其賊
散之後自知其罪難掩斬級圖功至拜官爵凡在見聞莫不痛
惋請命拿鞫以正其罪伏見裴俊事判付此人似為冤憫
除刑放送臣等不勝未安之至請以臣等所聞曲折詳陳之壬
辰六月初賊將吉成自稱江原監司者入金城縣縱兵擄掠俊
之家屬被擄於縣地瑞雲驛前翌日俊之兄弟投乞城中受其
票帖還其家屬賊將所給牛馬絲麻多數受來境內愚氓聞之
相與效尤靡然投降其時監司柳永吉在春川送一軍官持傳
令招本縣戶長稔吏及裴俊則兩吏逃走不現俊亦在家隱諱
不即趨令其前後罪狀豈非可駭之甚乎厥後自知其罪難掩
斬級立功至於趨陞似若初無罪犯者然凡在見聞孰不痛憤
姜紳為方伯在於壬辰八月六月之事勢所未知許錦之奔竄
寓在通溝隔遠之地所聞或有所未及則豈可以此為證而輕

釋重罪之人乎請裴俊更命拿鞫以定其罪上從之

史臣曰人心不淑天理晦塞咸懷乞哀而偷生孰能抗節而致忠世寧兄弟不足誅責而金貴榮黃迂或之輩身為大臣繫虜賊庭甘心屈膝惟所指啖及其出來之後刑章未舉天討不行得保首領老死牖下大義之泯滅王靈之不振宜矣

○禮曹 啓曰江華奉安 影幘位版外處以為奉安未安

奉移京中奉審後議大臣善慶事 啓下矣議于大臣則皆以為先為奉審隨後 奉移議慶宜當云別試罷場後即為奉審何如 傳曰依啓○慶尚右水使元均狀 啓自九月二十九

日至十月初二日場門浦屯據賊勢及接戰節次已曾馳 啓而初二日平明更進場門浦則必是請援屯慶之倭而比前稍多無慮百餘名屯聚于三慶高峯大張旗幟無數放丸我士慷慨進退終日接戰乘暗少退結陣于外叱浦初三日辰時舉舟師列立于場門浦賊陣江口先使先鋒迫城挑戰則賊徒遙避矢石或城內竄伏或城外鑿地隱身不知其數放丸或放火砲

其九大如手拳遠至三百餘步其為猛烈倍於前日其他設備極其兇險而賊陣近處馬草數多積置臣擇送精銳射逐守直之倭盡斃衝火光終夜連天大槩非陸兵則在陸之賊以舟師則更無挑出之勢極為痛惋臣更與統制使李舜臣陸兵將郭再祐忠勇將金德齡相議水陸合攻計料詳知道路巨濟射士十五名抄出嚮道臣之所管各船陸戰可合自募入三十一名并為抄擇聽令于郭再祐事申明約束而四日卯時諸船突入賊陣或放明火飛箭或放玄勝字銃筒挑戰而分送精銳船于水登賊巢互相出入以示衝東擊西之狀絕其相援之路而堅壁不出殲滅無由不勝憤慨陸兵將等則面告形勢于都元帥權慄處以期後日初七日發還而臣等舟師則仍陣外叱浦初五日休兵時臣之所率伺候船定將發遣于廷深浦串使之奔告賊奴形勢而初六日卯時伺候將元士雄曹俊彪等回還進告內伺候船四隻作綜巨濟吾非叱浦止到相逢賊船二隻指旗突入則倭賊半已下陸守船之賊亦見我船墮突顛倒投水

與守門將金希進等戮力擯射中傷之倭頗多而下船賊三十餘名放丸來援不得追斬賊船二隻及其他所載雜物全數衝火而草風席水筒鏃斧櫓楫載來焉復使取來燼餘賊船憑驗而七日還來進告內馳到吾非叱浦則倭賊五六名彷徨海程如有所失逐下陸追逐彎弓發射則賊徒散走山谷而一倭則勢窮事迫解劍乞降生擒率來而其燼餘二隻賊亦為曳來以現而臣之中衛將昆陽郡守李光岳則初六日行軍伏兵倭賊隱伏海畔出沒窺覘飛艇突進生擒一名先鋒將熊川縣監李雲龍則馳入賊陣前覓得倭書小版而來版本則輸送于統制使李舜臣處而指揮還陣關山刻新待變事 啓下備邊司 癸丑 王世子問 安○備邊司 沈守慶柳成龍崔興源鄭崑壽 崔混金命元金應南韓準金勝 啓曰近日降倭之分處外方者或有不

李恒福申黜沈忠謙 趙儼尹先覺成泳

啓

曰近日降倭之分處外方者或有不

待 朝廷命令而徑為處置者此雖出於人心痛憤之致而處置

猝急若或傳播則恐激意外之變故臣等亦不敢明言其失而

敢此密 啓 答曰知道○行吏曹判書金應南上劄曰伏以

臣前月落馬重傷證勢甚緊不避煩瀆仰浼 聖聽乞解本職
聖量天大不加誅斥又賜恩假至於三度加由之 命出於尋
常之外臣於病中驚起彷徨趨詣 闕下之不暇不自知疾痛
之在身也臣既感荷 天寵扶曳旋出則病勢雖重不得不且
調且仕乃於今月十七日政臣力疾進參政廳坐未久忽然心
氣驚動精神恍惚凡舉措施為頓異平日同在政廳之人莫不
相顧恠訝臣亦自覺其荒亂只出有窠守令數員而罷政臣還
冢證勢尤劇精神言語顛倒益甚狂呼苦痛者累日性命之危
僅一髮矣不意僚員不備賤疾上聞 聖恩罔極矜恤特深
命出內藏 御劑而送之太醫臨門問臣之證良劑繼至療臣
之病臣於此時一息尚存感激涕泣豈自能勝藥物及時微命
再全大段危證今樂痊歇而唯是大病之後元氣極弱百疾交
侵喘息如縷加以心氣重傷驚悸怔忡不能自定眩瞽顛仆如
坐積霧之中臣之此證難以日月望其痊復私竊悶焉身病至
此瘡職亦以所當具此證形早達 天聽而如臣無狀者既受

殊眷有此今日義不可退伏私室控辭乞免茲敢扶入闕下
仰陳危迫之懇伏願天地父母終始曲全特許通免以濟濱

死之命 荅曰銓衡重任豈可輕違調理行公○督運 御史

尹敬立 啓曰臣猥忝奉使往來三道其於兵食二事未嘗不

目擊心駭思有以敷奏於 朝廷今復 嚴命謹依法典書

啓之例條陳以 啓 朝廷重恢復之計創鍊兵之規頒示外

方非不勤且至矣環下三道百許郡邑臣曾未見鍊兵之地非

必守令皆不欲奉行 命令也或有銳意欲行之者而規畫不

常掣肘多門苟不易此轍恐無鍊兵之日矣一邑之兵分屬十

餘諸將守令不能操縱於其間鍊兵之難專由於此而且不有

食支勸課之方必不樂趨而肄業矣臣意不論諸將所屬而州

府郡縣次第定數計在官習技之日官給料食則人皆樂於就

食而爭赴之矣臣近觀 國家彌令纔出都門便成一空紙當

此存亡呼吸之日若不嚴加懲勵以為警策之典則今日如是

明日如是不知鍊兵恢復之在何日也 朝廷慮軍食之不繼

設屯田之官權魚鹽之利非不詳盡矣任事之臣不能仰體朝廷盛意未得一包軍糧先失千萬人心厨傳騎從之弊不可殫記許多呀費皆出民力所得不能補其呀亡不特十倍矣若使守令兼管此等之事隨其勤慢而勸懲之則可除差官別設之弊而彌令施措出於一人無虛費而有實效矣抑臣之過慮官多令煩當今若不痛革而弛張之則子遺湖氓更無更甦之望矣下三道陸軍分軍在平日非不詳盡而變生以後無復規制一邑之兵分屬十許諸將非但勢分力疲而不能支烏合各官之兵難望其併力齊奮臣意某官屬某將而不使一邑之兵分屬兩處則將卒皆知有定呀而一以除調發之煩一以收臨陣之用矣師旅三年軍興已竭急於接濟巧作名目不知幾何以有限農作之數應無窮徵科之數秋收之初室已懸磬唯知怨上誰復死長甚者或以為倭賊胡不至使我偏受荼毒之苦乎以如此之人心而其能倚仗於臨亂之日乎臣意兵食之本在得民心莫如特需非常之鴻恩以慰無恒之心也各種應行

之賦則固不得容議至如壬辰條未收作米元數不敷而畢捧
無日與其星火苛刻於未必盡捧之地曷若特命蠲減於剗

心之餘萬一得其民心哉臣竊伏惟念當今弊瘼千言萬語不
足以救之唯在得人既得其人則足兵足食乃其措置中一事
史臣曰敬立久在南邊熟見弊瘼條陳數事不無所見而至
如罷別遣之官蠲巧作之目乃是就實效答民心之先務
朝廷不能採用其說良可歎也

忠清巡察使尹承勳狀 啓曰臣巡到烏嶺親審設關之處則
自嶺南下十里許有所謂鷹巖者削立百丈東南皆是層崖絕
壁中開一路騎不得並行把截將辛忠元募民築城引溪為塹
功役垂成其為形勢雖山海關無以過之誠所謂一夫當關萬
夫莫開者也捨此奇險使賊兵如入無人之境畢竟將士未免
為魚於邊川人謀之不臧甚矣往者已矣不須更言今若得勇
將一人勁卒數百守此關嶺更以大兵專防於秋豐赤叢等處
則賊兵必不如前日之蹂躪而竹嶺為險雖不如烏嶺亦可設

關而禦敵鷹巖畢築之後欲令忠元又掌其事而物力殫竭恐未易就也○備邊司 啓曰地利雖云不如人和而設險禦暴亦為古人之先務烏嶺在湖嶺之間若棄而不守則忠州以下水陸長驅之勢如建瓴然不可沮遏故烏嶺設關之議自前有之而只緣役巨不能下手忠元以微賤之人不煩官方成此大役儼然成一關防不可不褒獎以勸其餘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前日 下教王子所荅清正書今始起草以入矣書曰一自離去營中忽忽經歲雖緣兵戈未息事故多端不得以一紙書信小伸私謝而惟將軍拯已水火之恩則實銘諸肺腑而不敢暫忘也上年還歸之後即以大明 天皇帝命以在神京今纔旋車行到平壤經略軍門適逢蔚山人李謙受來傳松雲老禪語兼得將軍書憑悉動靜良慰遠想我朝鮮與日本世篤隣交無纖毫間隙今日之禍特出於一二不逞之徒交亂至此天地鬼神必已厭之矣將軍獨能有意止戈重尋舊好甚善甚善此事在癸邦一從 天朝約束不敢自斷而亦在於將軍處置

如何耳 傳曰一依正草例更為書入○辰時巳時四方有霧

氣○政院 啓曰昨夕京營監司柳根為復 命到院見臣等

密言曰利川之賊玄夢乃其魁而龍仁居百姓薛世昌稱名人

率白丁山尺四十餘人聽玄夢指揮作賊者也本月初七日捉

得薛世昌及白丁趙石乙孫推問則京中東大門內居才入金

義山稱名人又是定將者而所率亦多若泛然馳 啓則恐致

脫漏以此自水原馳來賊招虛實雖不可知而所供如此不可

不急急尋捕臣自外來遽為秘密 啓事下于捕盜廳則本賊

果有其人聞之恐或有自疑逃避之患極為難處虛實間若自

政院密 啓招兩邊大將使之聞見措捕則恐或便當云柳根

所言亦出於詳密處置之計敢 啓 傳曰昨夕之啓辭何以

今始啓之依啓辭速施行○甲寅 玉世子問 安○黃海道

觀察使李廷立進鷹子八連 傳于政院曰此鷹下于鷹牌或

有 天將贈給之事使之不輕看護○備邊司 啓曰端川採

銀官金繼先所採銀五百餘兩鉛六百斤鉛九二萬一百餘箇

不無其勞請令該曹除職何如 上從之○教伏節死義及守城身死守令力戰陣亡將卒子孫除職免賤曉諭書曰閔予寡昧為政不德上不吊于天下見怒于民內治不修外侮乘釁關嶺失險城池莫守曾未踰時而三京淪陷蕩覆之甚至有今日曩令為吾民者當其寇至之際人懷親上死長之心各奮摧鋒冒刃之銳則雖彼虜兵鋒之盛我國忘戰之久而顛濟潰裂之禍亦不過如此之極也顧惟涼德無以得民之死心而反出於古人所謂今而後得反之者罪實在予予何說于民焉嘉爾乃祖乃父乃能於風靡波蕩土崩瓦解之中挺然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榮帶數雉策勵飢疲揚於前陣而衝冒矢石位列櫛裨先登賈勇者有焉名編行伍俯身塞旗者有焉或死於敵或死於綏或死於城守或死於野戰雖其所死之地有難易所立之節有大小其於徇國之義均無所愧而其間又有英聲義烈播在人口書之信史可激方來者吁其懿矣予篤不忘付之有司已行褒贈之典其未及者方令次第施行以少慰乃祖乃父九

地之魂而子之嘉獎之心有進而無已茲用錄爾子孫除職免
賤有差如事自嗚呼子雖不殺乃祖而乃祖乃父由子以死殺
其祖父而爵其子孫爾輩於此必有悲哀慘痛不忍為心者雖
然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是以子死於
親臣死於國乃所以為忠為孝而前代篤信好學之君子惟以
不得善其死為懼焉今乃祖乃父乃能死得其死而君臣父子
之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賴以不墜其為死亦大榮矣
而賞延于世之典予不得不施其爾輩也嗚呼 廟社丘墟生
靈魚肉 園陵之辱至不忍言則予於此賊有百世必報之讎
首碎兇鋒肝膏野草戰場枯骨或未收瘞則爾輩於賊有一天
難共之痛予及爾輩實與同仇卧薪嘗膽予方刻意枕戈沫血
爾豈忘情誠能各奮義氣碎齒裂背或思為卞壺之子或思為
諸葛亮之孫誓不與賊俱生則此虜雖強亦無難平之理而一
洗家國之恥雙全忠孝之名不亦美乎曷哉曷哉嗚呼死地爭
先臣子之節義斯大忠門錄後帝王之憲章俱存急推酬賞之

息庶激幽明之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巡邊使李鑑狀 啓
曰臣以無狀叨此閭外重任豈不欲竭盡心力少效涓埃之報
而才分有限識慮短淺凡千事務未及施設而謗言先集臣賫
承事目云本道人民無遺抄出皆令助糧臣呀巡邊之邑刷出
閑遊人大邑則數百餘名小邑則百名衆酌事勢務從簡便而
監司尹承勳以冤彌徹天十室九空歸罪於臣至於狀 啓全
羅道前後觀察使洪世恭李廷範等俱為 啓達訪斥備至臣

威望素輕加之以事多拘礙決不可一日冒據亟 命鎬罷

回諭曰今觀卿狀啓極可恠也卿身受巡邊重任措置戎務雖
自己處置得失有不可知而守令之不行號令方伯之互相予
盾使威令陵替軍政未舉此則其罪未必專在於卿也大抵今
日事勢危急甚矣而人心之玩愒解弛則日甚一日又有一種
論議以為事無可為只合拱手無為以待天命可也夫以田單
以即墨敗亡餘卒以抗強燕身操各鍾妻妾編於行伍手足為
之拚軆其勞苦甚矣張巡守睢陽至食其所愛之肉欲保孤城

誠以國事至急不如是不足以濟其危亂也今之守令不以守
土為意將帥不以死綏為心令修繕城池則曰民不可勞也令
鍊兵則曰軍不可聚也令力戰則曰衆寡不敵也賊在數百里
之外朝夕衝突之勢不啻急急而晏然以簡貴自居間或有當
事之人而非徒不為共濟造作流謗喧播不已是乃方今積痼
之弊雖使卿處置盡合於宜猶難免此况卿之所處亦不無過
誤乎百事判泐人心萬端以此而求其濟事可謂難矣卿既難
行其彌令留之徒貽厨傳之弊別無所益但賊勢方急徵還一
將以非其持卿其仍察其任○以吏曹佐郎朴而章兼 世子
侍諱院司書以天安郡守李巖_{治郡第一}為清州牧使○政院 啓
曰成世寧削奪與否考諸日記則 大駕留駐水柔時以依律
處斷論 啓而削奪官職則曾未為之 傳曰知道○遼東都
指揮使司為倭情事本月初四日蒙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贊
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案驗前事本年九月
二十四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

科抄出朝鮮國王

奏萬曆貳拾貳年三月初八日據陪臣原

任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成允文馳

啓該金海府使白士霖

飛報二月十九日據聽撫府吏金變虎供稱本府住賊分據各

慶時遣兵船往少來多以示添兵之狀聲言等待沈叅將回話

以決進退等因本月十一日據陪臣全羅道防禦使李時言馳

啓該助防將張義賢飛報二月二十二日據走回男子吳景禧

供稱上年七月內被賊搶去前到日本國江古水麻地面有壹

男子寫說俺是許儀後係大明江西道吉安府萬安縣人隆慶

四年被搶來此又寫說衆賊候 天使信來當於八月中盡欲

回還等因四月十三日據陪臣慶尚道左兵馬節度使高彥伯

馳 啓該慶州府尹朴毅長飛報三月十九日申時有林郎浦

住賊約一千餘名從彥陽縣行搶進入本府南距二十里地面

臣督同諸將馳進截殺本賊敗北送還被搶男婦共三百七十

名口馬牛共三十二匹隻等因本月十五日據陪臣慶尚右道

水軍節度使元均馳 啓三月初五日整點本道兵船隨同統

制使李舜臣等行至固城縣地面哨探間忽有天兵二名駕坐小船急使前來內有本國小男一名就問得說稱俺是本道尚州人丁希順忘記年月內被賊搶去在熊川縣屯裏使喚本日衆賊瞭見本國兵船各懷懼怕懇請譚都司寫牌禁諭俺仍隨齋牌官軍搭載前來日前聽得衆賊說稱天使若來我們

當歛衆渡海若不來當大動添兵水陸順搶等因本月十六日據陪臣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朴晉馳啓該咸安郡守安沃

飛報三月二十六日據走回男子許泳溟供稱上年四月內被賊搶去前到日本國郎古耶地面即賊酋平秀吉所在上年八月初三日秀吉回本國有不知名酋倭代領其衆仍令釜山等處留賊六箇月一換防戍等因五月初二日據陪臣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高彥伯馳啓該東萊縣令金中敏飛報四月十

五日據被擄軍人宋昌洗告稱名屯留賊築城蓋房必予休息俱說大明參將奉皇命來我們一時罷歸等因本月初十

日據陪臣諸道都巡察使權慄馳啓該慶尚左道兵馬節度

使高彥伯右道兵馬節度使朴晉等飛報節據按伏哨瞭等員
役各告右道諸賊于金海巨濟熊川等處如前分據而搶掠之
患比前稀罕熊川住賊于密陽府三郎城上打造房屋說稱
天將出來時將魚酒米豆以饋擔軍左道諸賊自慶州敗還之
後亦皆分守各寨歛眾不動等因六月初七日據總兵劉綎同
候陪臣金瓚馳 啓五月二十三日在本府營裏聽得該都司譚
宗仁揭報自本月初四日至初七日熊川縣等處住賊開船下
洋前五十餘隻後八十餘隻俱向那邊行使行長之衆別無加
減等因本月初八日據陪臣諸道都巡察使權慄馳 啓該防
禦使金應瑞飛報據降倭時右松若等說稱俱係關白親弟乘
柴下軍人留在林郎浦屯裏聽得關白分付諸酋封貢不來休
們決不可還以此各屯上官並惟煩惱等因本月二十一日據
陪臣慶尚道防禦使金應瑞馳 啓該彥陽縣監魏得和飛報
五月二十八日據走回軍人黃必金供稱萬曆二十一年二月
內被賊搶去前到日本國無應仇地面本年三月內回到郎古

耶地面聽得有大上間謠稱大告司馬來坐本島專管一應兵
務以各酋於平壤全羅前後失利深懷愧恨聚船運糧添調強
兵要於本年七月間分作二起一起自濟州直犯全羅一起自
慶尚直到京畿東西焚掠仍合勢西搶又該慶州府尹朴毅長
飛報五月三十日據降倭山只之等供稱係林郎浦屯倭在本
屯時聽得大衆去留決在 大明國許款與否各屯日望沈衆
將回話等因具啓得此臣竊照賊兵尚在臣境土俱係聲勢緊
緩理宜節續馳 奏除已於上年十一月內將六月以後賊情
具本順付謝 恩陪臣金晬等聞 奏外今該前因又是本年
正月以後各該守邊陪臣呀報走回人供稱及偵探人告說雖
詳略不同虛的難委而既係各館賊情不得不上 聞以備
朝廷裁處臣謹查上年十一月內欽奉 宣諭 勅旨節該大
兵且撤王今自還國而治之猝有他變脫不能為王謀也是用
預申告戒以古人卧薪嘗膽之義相勉欽此 恩誥丁寧指臣
以再生之道臣不勝感激鏤心銘骨奉以周旋續准遼東都司

將兵部及總督軍門咨批內事理咨會又該陪臣柳成隆等承奉
軍門劉付前後眷眷其意皆以勾踐生聚訓練以為後圖責勵
甚悉臣益感益懼因切伏念臣之地方雖已殘破萬一兵火熨
息邊境稍靖臣庶幾奉承 明旨殫竭篤鈍收拾餘燼圖報桑
榆仰賴 聖天子大恩於萬一奈此賊猶壓境上相守經年信
然不已小邦人心日夜洵懼荷擔以立奔命不暇息肩無期而
財已竭矣力已殫矣以臣無狀雖欲刻意砥勵粗効區區其路
無由矣抑臣又有所憂倭賊自前年晉州一搶之後分屯營寨
聲言等待 天朝許款臣慮其詐緩以風訊時月賊必再肆為
恐經今半年未見動靜若此情形委難料測或以為倭奴求款
參將沈惟敬往來許約接受降表且為期日而去都司譚宗仁
駐營戒勿搶掠使待報至賊因此小戢凶鋒又據各處邊報賊
中傳聞之說亦往往如此而今期亦逝矣賊以所圖未遂恐或
蓄憾益深而決裂之禍更急於朝夕臣尤有懼焉往年賊由慶
尚道歷忠清左道直犯臣都城呀經沿海路千數百里蕭然一

空只有榛莽耳鋒鏖所被他路皆然獨全羅一帶數十邑粗免
焚掠小邦經費軍餉皆所倚辦賊之垂涎在此今雖無動動則
必犯全羅而出於忠清之右蹂躪禾穀掠公私餘畜以為食收
西海船艦水陸俱進則無論全羅忠清雖黃海平安亦將次第
瓦解此又今日危迫之勢然也古語云迫於人者其計深非真
計深勢使然也今臣之見迫於賊甚矣畏亂以來困心衡慮與
國內臣民百分揣摩圖所以自保者固無復餘慮矣而以戰以
守無一可為狐狸四顧不知所出臣之計可謂窮矣伏望 聖
朝之息臣至矣臣之受 恩於 聖朝極矣收臣七路復臣三
都使臣生還故國再延隙緒 大造生成蔑以加矣海壖游魂
之賊臣猶可以自力勤除不可每煩於 聖朝而疲劣不振一
向踴籲望 恩無已使 皇上東顧之憂未嘗暫弛於霄旰之
中臣之罪至此尤大矣然赤子無知墮在水火疾痛宛轉惟父
母之是號其所解脫之方則赤子未能自言而在父母所憂全
臣無知無異赤子而 聖朝之愛臣愈於父母臣安敢以煩瀆

之故而輟其痛哭之呼以自沮於拯濟之仁乎夫震之以威以創其頑糜之以款以弭其禍斯二者莫非古帝王禦夷之大權而同歸於禁止凶暴曲全生靈因時審勢惟聖明所擇耳非臣愚之所及也伏願聖明洞察賊情之所在哀臣國勢之已急命下訔謨之地亟以此時從長議處既貽兇賊稔肆之患以綿臣朝夕垂絕之緒不勝幸甚等因奉聖旨兵部聚議來說欽此本年九月十二日該司禮監大監張誠等於玄極門傳奉聖諭朕覽文書見朝鮮國王奏本欲定許倭夷款貢以保彼國社稷情甚危迫朕思自古中國制敵外夷使其畏威服德戰守羈縻不妨互用今倭既遣使求款國體自尊我因而撫之保全為國無煩遠戍輒示羈縻以待修備有何不可該部交郡國重寄但當計國家利害如何只許一身毀譽就延推委漫無主張若致誤天下大事責亦難辭便著籌度機宜作速明白具奏毋更含糊兩可務全天朝馭夷之體毋孤彼國顛望之意欽此故諭欽此恭捧到部通送到司卷查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內

該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等題為倭報難憑 廟謨貴審等事
本部覆議節奉 聖旨覽奏具悉征倭事宜已有成筭便行與
經略着他相機勦除定不從中暹制亦毋得以通貢讓城隲他
奸計欽此又查得二十一年四月內該經略侍郎宋揭為倭眾
畏威悔罪乞哀願歸本國通貢等事本部題議節奉 聖旨校
夷變詐多端非可深信佉部裏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略等官務
要審察夷情如果聽命歸巢只與明立約束永無別生事端侵
掠隣境即同外臣何必更以通貢為信欽此又查得本年五月
內該兵部都給事中題為輿師暴露日以狡寇歸國無期等事
本部覆議奉 聖旨這倭奴通貢事情前有旨不得輕許佉國
只傳示遵行不必再議欽此又查得本年九月內該經略侍郎
宋題為申明始末講貢之說並陳計處倭情之機等事本部覆
議節奉 聖旨是倭奴原無內犯非我叛臣今既稱畏威悔罪
朕以大信受降豈追既往但彼遠夷尚未知中國法嚴豈有兵
留近地未見輸服真情便可輕許之理佉部裏還作速傳諭宋

應昌一意嚴兵防守勒令盡數歸巢之後許其上表稱臣請封
永為屬國仍遵旨既其入貢以防內地奸民勾引生釁有乖朝
廷威懷遠人不貴異物之意欽此又查得九月內該太子太保
本部尚書石為衰病愈甚樞務難勝等事節捧 聖旨覽卿奏
知道了中國之馭夷狄來則不拒去則不追朕則羈縻乃千古
不易之理昨有旨待倭奴盡數歸巢因取有稱臣朕罪永無侵
犯表文許封不許貢朕自定計何畏多言欽此又查得九月內
該南京吏科給事中陳容諄等題為島夷復逞東事可憂等事
本部覆議即如議封一節必令行長盡數歸巢必令不得因封
求貢必令不復侵犯朝鮮三者盡能聽命則代為 奏請表文至
日臣等仍將一應事宜題請府部科道議聽 宸斷數者有一
之未從即從而尚涉支吾將貽後患則明白聲言罷之不得再
議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二十二年二月內該總督劉遼侍
郎顧題為恭報倭情以慰 聖懷事本部覆議節奉 聖旨是
這事原不難處但要問明顧保得倭衆果已盡歸我兵果可盡

撤及要嚴飭各海防保無恃敎忘備倭使來便當坦然受之面
與約束請封之外如有別項要求即時拒絕大威大信豈不兩
全欽此又查得本年四月內該總督劉遼侍郎顧題為懇乞

聖明早決倭酋封貢等事本部遵 旨會議覆題節奉 聖旨

朝廷降勅事體重大且未可輕擬還行與顧一面諭令倭衆歸

島一面將倭使賚來表文驗其真情與否如果夷情真心歸化

表文是實即與奏請候 旨處分欽此又查得五月內該總督

劉遼顧揭為搪報倭情事本部具題節奉 聖旨屢有旨主張

許封不許貢正為倭情未定 朝廷先示大信使曲在彼方可

隨機操縱今遼東既有此報你部裏只合揭以行查要見釁端

自何而開若果一面請封一面抄掠便可明諭倭使以大義絕

之此乃奉行 明旨原不因議論遷就著顧作速報來毋得含

糊姑息欽此又查得五月內該總督劉遼侍郎顧題為東事失

策救弊無餘事節奉 聖旨覽奏這封貢都著罷了欽此通查

案呈到部為照向者朝鮮因倭奴侵犯請兵救援自平壤一創

之后王京顧還之前而封事從此議矣蓋俯順夷情以示羈縻
使彼國得以修守我兵得以息肩既弘字小之仁亦彰柔遠之
義也及奉 旨會議一時廷臣疏揭呀陳多有許封可為目前
之計者且奉有許封不許貢 朕自定計之 旨事已垂成繼
自釜山結營迤涉觀望督臣顧建議則又謂許則封貢並許罷
則封貢並罷既明封貢並許之由復述倭與朝鮮互相攻殺之
狀以致 明旨赫然一切議罷維時臣等竊慮倭情叵測既已
寒盟勢必復逞日與各該撫鎮等官講求制馭之策期固藩籬
而奠疆圉頃厯 廟謨特頒三策業已題奉 欽依行該督撫
酌議乃茲朝鮮君臣虞狡酋之復犯廣彼國之不支叩 閣告
急伏蒙 聖諭森嚴責臣等以漫無主張而又令臣等以籌度
機宜明白速奏仰見 皇上銳意安攘欲始終保全屬國故
宸章親洒朝夕迭頒誥誦之餘惶悚無措竊惟臣等職此樞莞
則疆場之事皆臣之責也臣將安諉臣等仰遵 明旨長慮熟
籌所以為今日東事計者似當仍照前議姑許一封以全 朝

廷之信毋遽許貢以嚴夷夏之防但釜山遠在數千里之外而
倭情果不恭順難以遙度即朝鮮疏中亦稱詳略不同虛的難
委况前奉 聖諭三策尚未勘鞅若不加體恤而一意拒絕則
朝鮮之望孤若不察情形而遽爾議封則 天朝之體褻近者
督臣孫以書揭遺臣內云昨見朝鮮有為倭請款疏彼國計無
所出故爾爾亦未可輕信倘下部但泛行本職酌議可也合無
仍行經略督臣孫會同遼東巡撫李即便偵探倭情果否恭順
如其帖然馭朕俛首待 命則遣官宣諭曰朝廷之先許封爾
者以退王京還王子陪臣也后之罷封者以屯據攻掠心懷觀
望也今據朝鮮奏稱爾等安靜一許封以來並無侵犯爾宜遵
照原議盡數退歸不得更求貢款 天朝斷不失信定與爾封
今將前具表文驗果恭順無他督臣奏報倭歸而後冊使往焉
一有不然照前絕之一意脩備相機戰守斯則威信蕪全操縱
在我 天朝禦夷之體屬國顛望之意庶幾其兩得之矣再觀
朝鮮疏云鎮之以威以創其頑縻之以款以弭其禍二者莫非

古帝王禦夷之大權因時審勢惟 聖朝所擇是屬國之望蓋
又不獨以款也臣等所以主張東事者如此伏候 聖明裁定
臣等遵奉施行等因萬曆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太子大保本
部尚書石等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著行督撫官遵行旨作速
勘議回奏欽此欽遵擬合就行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欽依
內事理會同總督衙門一依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准此擬合就
行為此案仰本司官吏照依咨案及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即
便差委的當官員移咨朝鮮國王偵探倭情即今見屯何處因
何不行歸巢兵將約有幾何有無復犯情形備查的確呈報以
憑會 奏施行毋得違錯未便抄案依准呈來蒙此擬合就行
為此合咨前去貴國煩查偵探倭情即今見屯何處因何不行
歸巢兵將約有幾何有無復犯情形備查的確希速回復過司
以憑緊 轉報會奏施行請勿延緩未便須至咨者云云○乙
卯 王世子問 安○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鄭見龍馳 啓
曰水建堡鶴巖部落移居叛酋伊羅大腹心巨酋易水於其所

居部落之北石峯斗起高可百丈三面如削一面僅得接足之地高築石城為賊淵藪虜中最強如忽刺溫都叱洞尼舍隱等處丐知介等雖以百倍之兵攻圍累日而不能陷入每見敗退故據有此窟以來益肆兇謀自為雄長不復歸化者積有年紀水上下生熟女真莫不畏威承風而水上巨魁尼湯介栗甫里等前後誅死孤立無援不能肆於我境而壬辰之變乘時睥睨擬逞舍沙之計各鎮兵力時尚堂堂不敢憑陵犯入自上幸飢饉疾疫之後叛賊餘孽投入煽亂易水遽生匪茹之心與伊羅大中外締結嘯聚遠近諸種至於接連忽刺溫之賊潼關守護農民連續搶掠永建羨錢相繼圍城各境胡酋無不相隨而動鎮保守將皆以衆寡不敵未能放意耕穫近江民田大半陳荒而既熟之穀亦多有未收入者其為流毒殃民前後罔有紀極而藩酋之反側者咸舉此孽之名恐喝邊民及永建圍城之後設機措捕之意兼巡察使李希得慶已為通文大槩馳 啓矣而兵馬之強城池之險最於藩種故未能亟加誅討慶源境巨

酋多好里等部落蕩滅之後兵威稍振士氣百倍密為分付諸將所率軍合一千三百二十五名及降倭二十五名俱會于鍾城府境童巾穗下洞休兵秣馬約束諸將人舍枚馬勒口分道以進易水上中下三部落一時圍抱則易水自知罪犯女胡與老弱則預為移入石城壯胡據穴待變及聞軍馬之聲令角聚衆一時入城堅壁拒守遲明我軍等一邊衝火窟穴一遣使降倭督入城下我軍隨之易水以胡語大唱曰請兵於忽刺温今既五日任汝血戰吾當寓目凡所唱說極口罵辱豎旗於兩門發矢投石莫敢誰何降倭等或逢箭或逢石不得接足而退衛將及繼接將等又領我軍之驍健者督令穴城則城上矢石如雨又不能破城而退城中衆賊吹角鳴鼓彈劔歌呼軍情似懈諸將一時拔劔督戰斬一不用命者以徇軍中我軍冒戴矢石蟻付以進爭拔城石食頃破之士卒之趨捷者奮劔突入賊胡等推至城南墜落者不知其數城中窟穴積尸丈許三部所據之醜一時殲盡無遺噍類我軍無一名致死斬級二百六十六

全師凱還所經部落驚引而觀望者咸皆吐舌兵聲所及無不
振懼大雪 國恥洩盡邊人之憤此舉克捷無非 廟筭北鄙

之寧靖若自此而始則豐沛舊鄉再覩 王靈之振塞民之幸

極矣江邊部落酋長投了乃等亦有引賊犯入之罪故其日分

送一枝兵令鵠擊將鄭時龍討之破毀寨柵燒蕩室廬斬馘六

十亦為全師而還降倭等亦皆極力故饋酒慰諭所得牛馬

並皆賞給矣○備邊司 啓曰六鎮藩胡乘 國家多事之際

憑陵桀驁相繼竊發極為痛心鄭見龍能臨機決策收拾殘瘡

之卒一舉問罪前後斬級之數至於四百七十餘級少振 國

威以杜逆節之萌其功實為可嘉得勝之後士卒不無輕敵之

心而防備諸事未免少懈則將來之患不可不慮而他餘藩胡

之同類一體者或不無因此而疑懼煽動更以易水等諸部落

忘 國大忌罪惡貫盈不得已舉兵問罪以行天討其餘無辜

藩胡親附 我國者加恩撫恤勿為疑懼之意明白曉諭而凡

前日邊將守令侵虐非理之事盡為蠲除使仁恩威令並行不

偏以為永以戢寧之道巡察使處並為行移何如上從之○

慶尚道巡邊使李賞馳

啓曰都元帥權慄

雖有一時之成功而法而無謀不能

彌令諸將自膺元戎之任少無可紀之虞

傳令云九月二十七日水陸合勢以圖巨

濟之賊抄擇各陣諸將呀率精銳定將入送而分軍等事則巡邊使專掌次知咸安等境亦為設伏瞭望以備慮外之患事傳令矣慶尚道助防將郭再佑定將金應誠張義賢白士霖朱夢龍羅承胤金德齡韓明璉及僧將信悅等呀率軍六百五十名領送相機勦擊期成大功事各別申勅而臣與全羅兵使李時言親領餘軍咸安等境設伏待變矣○上御便殿引見領議政柳成龍判敦寧府事鄭崑壽左贊成崔滉戶曹判書金晬兵曹判書李恒福左承旨具宓弘文館副修撰尹敬立注書李德溫假注書李舜民檢閱沈悅金蓋國等入侍上曰予近有痰證以未接見矣見巡邊使李賞狀啓則攻倭如是之易乎以此而云期成大功果如是之易則有何呀憂成龍曰非以陸軍攻熊川金海之賊也合水陸之軍以圖巨濟云上曰前日誤祖承

勲而殺史儒者李贛也其所率軍僅五百云雖獵獐鹿止用五百乎成龍曰巨濟之賊則猶可以舟師侵撓也 上曰舟師則

縱未能奪據巨濟而殿可焚船故自前備邊司亦令為之矣此

舉事之期予則全未知之無乃密通於廟堂耶成龍曰臣等亦

未聞知 上曰古者用兵或祭告天地矣不稟于朝廷而輕自

舉事豈有成功之理乎未滿一哂也且有數罪賊將之語能以

數行書拘繫賊酋乎因以地圖示之成龍等指點而 啓曰水

登巨濟之間水路廣狹僅如碧瀾渡在在白 上曰此領相前日

所言岸上放丸則人不得近者此地耶成龍曰臣之所云乃見

乃梁矣金晬曰賊若把截於見乃則難入巨濟也 上曰進兵之

期難以進退二十七日舉事也必矣未知邊報何時得聞成龍

曰若得捷音則易聞矣 上曰予聞兵法什則圍之今之舉事

如何耶諸卿各言呀懷成龍曰若以舟師進抵巨濟抄送精兵

埋伏侵撓則賊恐其焚舟且慮糧道之絕先自撓動則猶可為

也崑壽曰未可遙度也滉曰如螳螂之拒轍只自示弱而已晬

曰臣則以為攻城則必不能為矣 上曰子素恒恟故聞此之後寢不安席前日書下予意于備邊司矣若或見敗非徒我國之害抑恐貽害於 天朝也幸而小捷則 天將必曰朝鮮之兵足以自為不須勞動 天兵賊若合勢再動則 天朝必以我開釁云爾則其何說之辭且我國之人不能料敵矣但惟正則云清正非庸常人甚桀驁手下炮手五千而呀率一萬八千云以此衝突誰能禦之惟正以為此賊終必一躡 中原之地矣我國不能攻破一陣而每言賊多入去云既無所憚豈有入去之理乎且言賊勢摧挫誰能擊之而使之挫乎聞諸將以枯棘為壘云豈可如是而禦侮乎倭賊則雖一夜過去之虞必設木柵云成龍曰權慄猶善於據險故韋州之戰殺賊甚多 上曰卿見體察使狀啓乎據險之計民必不從決難為也云是無意防賊也成龍曰昔田單宗人尚以鐵籠得全我國八道尚有七道非為宋末危急之比也古有身操板鍤之人而今之守令無一人親執一石以助築城之役豈不痛甚 上曰領相之言正

中時弊矣前在義州 天兵大至當此之時雖不慮國事之危迫而自家之事亦當顧念人皆偃卧不自親執放糧之事我國之習本來如此崑壽曰臣得見承文院謄錄冊倭奴於宣德年間請于我國轉達 中朝有封貢之事 上曰今則倭於天朝乃是逆賊也豈可聽賊之言而上達于 天朝乎其言皆設詐不可信我國以大義拒之但當順受其正而已成龍曰此賊反覆不常故宣德間通貢而嘉靖間又作亂 中朝遂絕之云上曰我國別無開釁之事以忠受禍 中朝則可以哀矜而救之矣彼賊自稱東皇帝豈欲納款於 中朝乎封貢之請非其心也 上曰李提督則已於平壤立祠凡立祠為其功也非必足跡所及處為之也石尚書於我國甚有功亦立祠可也成龍曰石尚書之功果重大矣晬曰 上教允當 上曰見北道狀啓降倭亦盡力陷陣或有戰死者云今此殘破之餘能為摧擊將在得人兵無常勢矣朝廷重賞之可也○丙辰 王世子問安○遣中使及宣 傳官摘奸賑濟西南場○司諫辛慶晉

啓曰臣伏見朝報臺官李慶涵趙守翼等又以鄭澈崔永慶事
論議不同見逆夫澈以當國大臣不能救永慶之死固不無其
責也至於挾憾搆殺者是人之莫大之罪也初非灼然明知其
曲折則誠不敢以極惡之名加之於人也方今兇賊猖然尚據
邊上 國勢奄奄僅屬絲髮一國上下惶惶瞿瞿未知稅駕之
所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而近日舉措又踵前轍以一論議之
不同而臺諫之被斥而見逆者前後相繼今夫在朝之臣俱出
於萬死之餘披草萊而立廷依牆壁而為生鷓行草草而百僚
無形屈指見在能幾何人而互相異同一鳴輒去幾何其不
為空虛也哉朝著不靖人心騷動不知 國事終何如也臣之
所見既與李慶涵等無異勢難苟容請 命罷斥臣職 荅曰
勿辭○備忘記曰鄭見龍為先賞加前例如此之事必作教書
頒示且田鳳雖曰有罪其罪之虛實未可知而今其立功臨陣
用兵皆鳳所為討賊之功不可不賞似當赦其罪而功是廢然
然後將士興起戰陣致力矣亦似當加資議啓事言于備邊司

○丁巳 王世子問 安○孫侍郎差官二人率小西飛從倭
二人入來侍郎牌文曰照得倭事未定查得前次差入倭營負
役朝鮮國各館陪臣漫不加意防護以致地方盜賊縱橫截劫
公文行李深屬未便合行嚴禁為此牌仰經過朝鮮各館陪臣
知悉如遇本府院差遣入倭營者到彼即便多撥官兵揆程護
送毋得仍前致有疎虞自取罪戾○政院 啓曰都監官負來
言孫侍郎差官率小西飛率倭二人入來將向釜山云令都監
郎廳厚待矣茲向緣由遣都監堂上詳問以 啓何如 傳曰
依啓仍 傳曰非徒差官出來牌文曰多撥官兵護送云似當
我國某官雖未能深抵賊窟而我國人通行之處則護送可也
令備邊司速為議啓○內賜備邊司堂上抽子○獻納崔璿
啓曰臣於前日參論鄭澈又參於慶置臺官之時今見司諫辛
慶晉避嫌 啓辭似以挾憾構殺非澈之罪又曰一鳴輒去顯
被詆斥不可在職請 命適罷 答曰勿辭○備邊司 啓曰
當初力排羣議命將出師來救我 國石尚書之功果為重大為

設位版與李提督同入一祠副將三人亦為同祠其於情禮極為允當 荅曰依啓副將三人似多更議○備邊司 啓曰多撥官兵護送差官非但牌文內事意如此目今土賊熾發無道梗之虞武士一人差定率軍若干偕往在呀不已依上教無倭賊處護送何如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鄭見龍以大將措畫得宜旬日之內連收大捷之功依上教為先賞加且作 教書頒示宜當田鳳忘身力戰之功甚大亦當急施褒獎但係是將士事與大將有間而既已免死其陞秩則姑待軍功磨鍊 啓本上來後 特施恩典亦似無妨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小西飛卒倭今將下去孫侍郎分付之事未知如何而機關極為重大矣其入歸時呀持行長向禮曹之書今朝夜不收持來欲傳云通事拒而不受然其中呀言未知何事受見後或荅之或不荅亦似無妨然未知何以為之敢 稟 荅曰予亦未知何以為之議處○備邊司 啓曰今次倭從之歸悉知此間虛實賊若聞知必且生心此書姑為受見而處之且今

通事咸廷虎等密以其意私言 中原不即許欵者乃是清正
傳播悖慢之語以為行長意不在求欵故 中原疑之而未為
許決云云以行反間之計似係軍機故並 稟 上從之○正
言鄭經世 啓曰臣以司諫辛慶晉獻納崔瓘等慶置事通簡
于正言朴東善其大要以為當初逆變之起挾憾幸禍恣行宵
臆指嗾鷹犬搆捏羅織無呀不至至使無罪之人含冤就死敵
之陰兇邪毒之狀不惟 聖明之所洞燭而一國之人蓋莫不
憤嫉之矣只緣今日公議不張國論未定 天日赫臨於上而
羣陰尚結於下故一種護澈之論紛然而作夫陽長而不遂進
陰消而不遂滅此最存亡治亂之所關而君子之所深畏也區
區血誠只欲恢張公共之論庶為扶植士氣之地而實無私意
於其間東善之荅乃相抵牾臣以無狀忝在言地一發言而不
見信於同僚如此決不可覩然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 荅曰
勿辭○正言朴東善 啓曰當初崔永慶之事不厭衆心而其
時鄭澈為相不能鎮定浮議輕重得宜若以此而罪之則澈當

甘受而無辭若謂之乘時構捏羅織成獄則臣未詳曲折矣澈
既以其時之事竄謫經年因亂 召還則不可謂不受其罪而
水慶之追贈其職亦足以雪冤於泉下矣又何必執此相爭惹
起紛拏使朝著不靖而國論携貳哉夫伸水慶之無辜而又不
以其罪而罪澈則臣恐澈之冤無異於水慶也又況今日寇賊
未退 國恥未洗上下遑遑嘗膽枕戈之不服而唯汲汲於攻
擊異已樹立私黨鉗制一世使不得言其不幾於空人之國亡
國後已者乎臣之意略與司諫辛慶晉同而今見獻納崔瓘避
嫌之辭正言鄭經世處置之意與臣大相不同決不可偃然在
職請 命罷斥 荅曰勿辭

史臣曰鄭澈陰邪險毒賦出天性幸禍逞憾伐殺善士其心
之慘極矣惡浮堯工罪止投竄適得以長蛇虺之螫耳及夫
寇亂之初叅滌瑕之典揚臂礪吻叫嘯羣小得保官爵老死
燔下奸黨橫馳布列臺閣故縱有公議之欲殺而動為邪論
之呀掣爭鼓妖舌掩護奸臣執言借說以惑人聽使不得校

張公共之論者無他是當初知澈之奸而不能正其刑章故
米炭同器國是靡定知有奸臣而不知有君父之在上也傳
曰為人君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
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為人上者可不戒哉

都元帥權慄馳

啓曰別抄軍一千數百餘名則朴宗男金敬

老定將宜寧諸陣中拈出八百餘名以金德齡為先鋒將郭再
祐為都別將使之節制一軍申勅入送之後尹斗壽所送軍一
百四十餘名李鎰所率二百十餘名則陸戰繼援定將入送而
德齡適患腳氣症或騎或步勢將顛仆諸將若失杖之盲咸懷
恐惴且聞巨濟之賊布滿山野益出疑懼之心將心已動軍情
可知抑而強令取敗必矣不得已令郭再祐合勢于舟帥相機
下陸登時擊破令李鎰駐在見乃北岸以備不虞而諸將或以
舟格不齊擅退師期或以海暗雨下不能前進遷延數日未得
乘機彼賊堅壁不動少無出海之意不得交鋒徒損兵威極為
痛憤事 啓下備邊司○備邊司回 啓曰臨陣節制機會變

於斯須千里之外固難遙度但以巨濟水陸形勢料之則賊兵
方屯據水登場門等處堅築柵壘臨岸拒守多設機械以逸待
勞攻之未易且陸軍從見乃梁欲渡則賊必於南岸設伏若我
軍泊舟其下乘其半下未及成陣之際賊從後蹙之則必有全
軍不振之憂此甚危道惟幸諸將知其不可同陣乃止與舟師
同載共進故雖不得勝捷而亦不至於敗衄此則猶以為不幸
之幸也大抵巨濟一島北邊水登場門則賊方嚴備不可以陸
兵先攻只當以舟師往來洋中以作形勢賊若欲救其船驚動
出海則始可轉戰今賊先知我師之來而堅守不出其勢無如
之何也若欲從陸攻之則不可由見乃梁等處且當由關山島
精抄射士詳知道路之人分散設伏於賊營四面林藪叢薄之
中隱見出沒使賊不測多少或夜襲攀其柵幕或潛兵抄擊樵
採之倭賊來則無見賊去則還聚使賊騷然不安則不過旬日
而其勢自縮矣如此然後從舟師時時揚帆張威若將攻勦之
狀則萬一有遁去之理凡兵家之事比之則有如著碁碁有先

著之手有後著之手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不可以不察也今此一舉既為先定期日且為通文使賊先知而預為之備其不可者一也初定師期於二十七日不問舟師整齊與否屢退師期其不可者二也巨濟之賊或云留者甚少而不復再為詳探及師到賊營始聞賊衆遍滿而諸軍為之疑懼又不知賊船已為掛置於高處其體探不審而驚動無疑其不可者三也兵法千言萬語求其要歸不過於攻堅攻瑕一語故從堅處而攻之則瑕者皆堅從瑕處而攻之則堅者皆瑕譬如伐石苟不乘其罅隙石豈動乎此乃自變初以來諸將之所未嘗經意者只以為合之卒冥行妄動全不知兵家有奇正敵陳有強弱無悖乎屢舉而屢不利也今此云云非但指巨濟一舉也統論諸將用兵大槩如此故因一事而並論之以為後戒矣舟師既為無功且以慶尚監司洪履祥所據元均牒報之辭觀之則非但無功其示弱取侮亦甚而陸軍水軍艱難收合未得一利而還軍心無不動搖當此之際三軍心膽在元帥一身所當身自鎮定分

付約束使諸將各還其所仍舊把截別為布置以為後圖可也
都元帥不可身到南原以疑遠近之心此亦恐非事宜也急速
還陣毋或少緩而各將所報接戰形止多有異同不無難不以
實之弊更為詳覈急急馳啟而舉事之後釁隙已啟而小西
飛之使又往賊陣前頭之事極為可慮巨濟之賊必搶掠於固
城等處熊川金海之賊亦必動擾舟師則雖還閑山島而別抄
輕船設伏海口宜寧陸軍亦須分頭把守十分戒嚴不許時刻
怠慢誤事焉查考陸軍之數則別抄闌軍一千數百餘名軍案
所率他軍八百餘名宣居易所率軍砲殺手牙兵一百四十餘
名李鎰所率軍二百十餘名合而計之不過二千數百名傳聞
兩湖及各道新出身武士等或稱代糧或稱納馬或私請於將
帥出來在家者甚多而陣中留軍則皆是庸雜民兵之無用者
云不勝寒心如此等事都元帥所當十分檢勅使軍律整肅然
後可以有為各營軍士某軍出身某道人幾名民兵幾名砲殺
手幾名軍官幾名之類火迫相考馳啟而列邑中尤甚未起

送者幾人乎亦為舉名啓 聞事不分晝夜行移于都元帥體
察使處而凡干善後事宜料理處置一邊詳具別遣從事官

啓 聞事並知會何如 啓依允○戊午 王世子問 安○司

諫辛慶晉 啓曰臣於昨昨妄陳愚見仰瀆 天聽真 賜罷

斥而繼有勿辭之 命不敢再 啓惶恐而退以待物論今見政院

之 啓則臣必昏忘未及以退待之意言於承旨也臣罪至此

益無所逃請 命罷斥 答曰勿辭○大司諫李陞 啓曰臣

既論鄭澈構殺水慶之事又察處置臺官之論今見司諫辛慶

晉正言朴東善引嫌之辭或以為一鳴輒斥或以為攻擊異已

樹立私黨顯被詆斥不可在職請 命罷斥臣職 答曰勿辭

○大司憲金字顯掌令柳永詢李鐵 啓曰臣等欲上 劄論

時務而臺閣紛紜辭避今見司諫辛慶晉之辭以為一鳴輒斥

去正言朴東善以為攻擊異已樹立私黨重加詆斥不可靦然

在職請 命罷斥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持平朴承宗 啓

曰臣於去夏亦論此事均被顯斥乞 賜罷免 答曰勿辭○

午時 上引見領議政柳成龍判中樞府事崔興源判敦寧府

事鄭崑壽右贊成崔滉左叅贊韓準戶曹判書金晬刑曹判書

申點訓鍊院都正趙做判決事尹先覺戶曹叅判成泳同知中

樞府事李思命副修撰尹敬立右承旨吳億齡注書李德溫假

注書李舜民檢閱沈悅金蓋國入侍 上曰凡用兵必先料敵

豈有不料而先用兵之理乎諸將等為賊所誑矣成龍曰聞諸

將初欲濟師也陸軍也於見我梁云若果如此則必大敗矣 上曰

陸軍乘舟云是何意也成龍曰水軍甚少故欲助聲勢云 上

曰不能捕殺一倭乎成龍曰賊不出戰焉有所獲醉曰射殺六

倭云成龍曰水戰故不至大敗陸戰則必至大敗矣 上曰前

日都元帥書狀陪持人來時問舉事之奇則答曰軍士無持弓

者云以如此之兵而能冀其成功乎成龍曰近觀人心無有戰

志極可寒心 上曰討賊之心則縱不可一日少忘而獨不量

我勢而輕犯乎滉曰討賊之心不可暫忘今此舉事不至陷沒

全軍而還是亦幸也 上曰賊必生心矣成龍曰惟正亦憂之

且聞金德齡稱病云豈不知事之不成而稱病耶 上曰德齡若知事之不成則當力言于大將而止之可也聞諸將以德齡

不至如肯失杖云諸將官以一德齡之不至而如是落心乎當

初舉事之時予雖知其必敗而討賊之心甚可取也備邊司不

為過責而別為善後之策可也成龍曰臣以無狀獨在大臣之

列

斗壽在南方
俞泓在海州

國事日非雖閣門盡死以謝其罪猶不足也斗

壽下去已以臣請代徃庶殫筋力於外

上曰體察豈有相替

之理成龍曰近觀臺諫之事以一鄭澈之故而騷擾頗甚或以

為公議不可不張或以為非澈所知已過之事而爭難若此使

朝著不靖以東西無形之事而至於如此故小臣自前口不道

東西之事

上曰公議至嚴是非難誣近觀時事如昏夜之間

百物爭等如此而國事可為乎領相則不言退而必先退予然

後倭亦退去而朝廷亦安矣敬立曰鄭澈構陷永慶之事非但

自

上洞照國人無不知之而近日一種護澈之論紛然以作

必先正鄭澈之罪然後護澈之論自可息矣

上曰壬辰還上

特令蠲減而又令納五分之一云此事何如醉曰小臣在外數
幸備知民間之疾苦故議大臣啓請盡減而今則國用大無
多有外議故請收五分之一矣澆曰壬辰之租則國家全不
舉論可也涑曰壬辰之年倉穀皆竭若不收壬辰之條則民間
種子亦難辨給故不得已也若守令知委民間論以不得已之
故則民或不怨也上曰三百守令豈能如叅判者乎成龍曰
國家政體則全減可也涑曰劉兵有還來之奇而糧餉無可備
之道國家於募粟之政筭無遺策而但軍役之人不許納粟
者恐軍額之少也設若多得糧餉以為恢復之基則軍士雖至
於正職而猶可扈衛王官也上曰此言何如軍士有願納
者乎成龍曰雖有願納者而不至於多得也醉曰此不得已之
舉也前因朴大秀上疏納米免新而此事甚苟且上曰免新
是自中事也似為未安更議為之○弘文館副提學金功副修
撰尹敬立等上劄曰憲府將陳劄時務其中伸冤枉一款未
知曲折之如何而以其自避之辭觀之亦不過昭雪至冤以正

奸臣之罪則其所論者唯激而已一激之論無與於人而異論紛紜至於此極其意實未可曉况處置臺官之際因其所避之辭而究其是非之歸則斷以公議或出或適者自是事理之當然而古今之通規則其有見適者勢所必至而慶晉則本院時無所論而經自引嫌至以為一鳴輒去朴東善則以為攻擊異己樹立私黨鉗制一世蓋其護激之意實主乎中故作為此等危辭以駭人耳目而不靖之端漸至滔天其沮公論蔑國是之失著矣金字顯柳水詢李鐵朴承宗李陞崔權鄭經世等特舉其公共之論使不至於泯沒則人之為異辭者有何所害於其間請享慶晉朴東善適差金字顯柳水詢李鐵朴承宗李陞崔權鄭經世並命出仕上從之○備邊司啓曰行長答書當曰得書良慰已往之事言之無益然自始至今日本負朝鮮則多矣朝鮮無負日本之事今書所謂阻大事者何謂耶大明包含遍覆無所不容而貴國納款之請至今遲遲未決者有由然矣足下尚未知之而歸咎於我國乎既云倭營倭將之言

則我國何咎焉中間造作言語使大事遲延者不在於他人之
手足下不此之思而反疑我國之見阻可謂目見泰山而不見
眉睫者也此事以當自知之足下何不早有處置使疑亂之口
未行以謝天朝而反有此云云也草草奉復不宣 荅曰依啓
○辰時巳時四方沉霧夜一更四方有霧氣○巳未 王世子
問 安○正言鄭經世 啓曰日者臣見陪更所報司諫辛慶
晉避嫌 啓辭下有退待物論四字且慶晉不俟僚席之議經
立袒右之論觀其措語頗帶忿氣有同詬罵必非一辭輒出之
計故臣更不致察但以處置之意通簡于同僚自 上下問政
院然後始知慶晉之不為退待即問于下吏則慶晉出去時自
以為退待物論云蓋慶晉退待物論之計本在肚裏而聽 傳
教之際忘不以告及其下吏之問輒以其心之所舍者應之也
顛倒之失雖在慶晉不察之罪臣亦難免臣於其日即欲具由
自列再祈罷斥之 命而遑遽間未詳曲折且留門 標信已
下淹滯未安踈踏而退昨夜就職之際又因夜深未即陳達今

始來 啓臣之所失至此尤大請 命適斥臣職 荅曰勿辭

○執義竒自獻 啓曰臣頃以監試官入於場屋得痰喘及眼

疾復 命之日侍講院上番當次而不得入省記致令下番獨直

臣罪大矣日昨在呈告中不得與憲府同僚一時來避臣罪至

此尤大不可在職請 命適差 荅曰勿辭○兵曹 啓曰前

因朴大秀上疏備邊司回 啓出身人等從自願納米六斗者

即給權知奉事差帖事已捧承 傳矣昨日 引對時自 上

以為本院免新乃是自中私事至於納米似為未安事 傳教

此公事舉行與否何以為之敢稟 傳曰本曹之意如何回啓

○兵曹回 啓曰新及第方在陣者其數不多而一人六斗收

納未見大益於軍資而各陣主將各以所知續續許免則名為

納米徒傷事體未見實效敢 啓 傳曰知道依啓○忠勳府

啓曰 國家不幸倭賊焚蕩之餘公家文簿一無所存至於本

府功至錄券並皆闕失 朝廷雖有可考之事憑據無路上年

冬本府文案收合成籍事 啓請與書寫忠義衛魚嗣忠等相

議諸慶錄卷艱難覓得膳錄二卷及十二功臣官案已為成冊而祖宗御諱當代御諱付文案久在私室未安進上自上下覽後令政院安印還下藏置宜當荅曰依啓○兵曹佐郎金尚窩自求禮還上引見上曰其慶消息如何尚窩曰水軍時未退兵上曰與元帥言乎詳言其慶事尚窩曰元帥云水軍尚在宵島上曰在胸島欲何為耶且元帥云何尚窩曰水軍則二萬餘而陸軍諸將所率不滿一千元帥則自言受命已以而不能成一事只祈先誅臣罪云上曰不言形勢乎尚窩曰自開山島直入巨濟形勢甚難故繞出固城前洋而回泊於巨濟之南巨濟三浦賊皆屯聚城上多張旗幟結船四十餘隻於場門浦以拒之云上曰我軍無乃見傷乎尚窩曰一人中丸不至重傷云上曰有何所聞尚窩曰賊勢則近日孤弱云上曰元帥有此言乎誤為料敵矣尚窩曰民間一空冬則以屯田租能接濟而明春則無可繼之路且諸將不從元帥之號令甚可慮也上曰水軍在胸島者何意耶尚窩曰時

無體察使蒲令故仍留以待指揮云 上曰體察使有何所言
尚寯曰體察使亦以諸將之不從蒲令為憫也 上曰今之舉
事以何所見耶尚寯曰他處之賊不為焚掠而此賊尤甚焚蕩
故欲為問罪之舉白士霖通於豐茂守傳言於行長行長許之
故攻之云 上曰以賊之言而攻賊乎此時德齡亦往乎尚寯
曰當作先鋒而得病不能入云○以崔瓘為司諫姜絰為獻納
金涌為正言○辰時巳時四方沉霧夜一更有霧氣○以兵曹
庭試時入門官望 傳于政院曰庭試豈有入門官乎或云武
士試射時差備官望可也此與前規有異○庚申 王世子問
安○備邊司 啓曰全羅道沿海光陽順天樂安興陽寶城長
興康津海南珍島務安咸平羅州靈光茂長靈巖十五邑盡屬
於舟帥守令必盡數下海當此秋糴方急之時海邊郡邑守宰
一空凡百官務舉皆放廢無以成形極為可慮今風勢方高海
賊出入似不如風順之時十五邑中相替往來如羅州則牧使
在任判官雖赴舟帥不可以他官兼治其餘郡邑則從其道里

使近及元定燕官使之互相察任推移善處則在於本道巡察使處置以此意急急下書毋俾失時為當且聞忠清道水軍有極怨之事蓋忠清沿海鎮堡送船隻水軍櫓役軍於開山島時并送各浦見儲軍糧故水軍之在陣者以公糧餉之替番之後令各浦還收所食軍糧云此例始於丁傑為忠清水使之時而至今通行夫在陣戰士所食之糧計數還收於替來之後其事極為無理自今禁斷別樣施行以除軍士侵擾之苦事行移于各道水使及觀察使處何如上從之○喪人前典籍李尚信上疏曰臣今年二月以咸鏡道巡按御史未及竣事八月聞父喪入來衰經之人不可復命非喪不言又非臣子分義當此危急之日臣何敢哀疚以闕然廢其所管之重而不達於宸嚴乎臣當初受任時藩胡反側故賫持事目有開諭賞給之事臣馳往六鎮奉以宣布至於北官之會寧富寧等府屬十六堡南官之甲山三水等鎮及屬堡十八處擬於歸時巡審不幸回到行營聞計經還倉庫軍器等事則不得已從臣履歷處成冊

至於民情虜情係干本道形勢利病者別為開錄以進道內可
憂之事非但賊胡邦本憔悴怨恣日甚扣心推胸咸懷離叛蓋
以經亂之後不蒙一分之惠困於多門之令軍功不均棄其忘
身為國之勞守宰貪殘絕其仰事俯育之望器然思亂勢所必
至六鎮朝暮不守之意臣在本道時已為馳啓矣野人性雖凶
狡見善則服與中國人無異邊將苟能清約自奉撫恤得宜則
彼有所畏服盡誠向國之不暇何敢鄙夷上境乎侵虐軍民買
賣胡里善馬毛物無不抑買平時狼籍亂後益甚其弊不可勝
言彼慣見貪奸污穢之習不知尊敬反肆陵侮佯為歸順內懷
猖獗無足怪也本道道路絕遠監司一再巡後邊頭之人罕見
使臣之面故有怨莫吐有悶莫伸守令無所忌憚益肆壑慾以
致民夷之積忿臣之妄意欲安藩部先擇邊將廉簡難責於
武弁憚壓猶在於重望先王朝有以經樞之臣差送六鎮判
官頃者亦以侍從特授府使以重其任依故事以侍從中剛方
清謹為人有所畏服者特差六鎮中一處以為各邑之望則非但

一鎮受惠列鎮莫不畏戰民夷帖服不敢有所覬覦矣否則御
史一負長留道內如中朝巡按之例其於糾察奸賊革去弊癘
豈無裨益不然而諸陣重地皆授武弁之手無所畏戰長其貪
饕則夷民弊癘無日可祛而豐沛之鄉益無着手處矣慶興府
移設於阿吾地慶名之事非但本府民情皆以為便前監司尹

卓然

到處貪污曾為慶尚監司時罪之小大者皆以木綿贖之嶺南之人謂之贖木監司

兵使鄭見龍無

不極言其便臣躬審兩處終以耳目則慶興為府地勢土性不
及阿吾地移鎮之議非今斯今而或者以管會為言今則府與堡
俱為灰燼特不過號令之改而已○辛酉 王世子問 安○
遣中使李奉貞注書李德溫試才于禿城陣在水原東十里

史臣曰禿城雖小是亦一軍也奉

王命而勞軍兼且試才

而賞罰之其任固重矣今乃使中使臨軍而按撫之此與唐
之監軍容何異厥後命平安道都巡察使李元翼聚一道操
鍊之卒而大閱於箕城又遣奉貞視師褒獎試才賞罰至有
授爵通政者雖曰奉 成命以去 王命之奉豈無其人而

奚獨取於奉貞哉

○戶曹 啓曰壬辰年還上五分之一捧納之事實出於不得

已而臣金晬臣成泳等入侍之時親承 傳教旨意懇惻俛

上教多捧以慰人民何如 上從之○軍資監主簿趙穆

李滉門人也有

經術以儒速徵起
曾為陝川郡守

上疏曰臣今年七十一矣已非從仕之時第

以 國家慘遭吾東千古所無非常之賊變去歲都城失守

車駕西幸臣於此時身伏嶺外茫茫天地感憂四方靡瞻靡依

西向痛哭不啻如赤子之失其父母而號于中野至於還都之

日不得奔走跋涉以重覩 天日之餘輝心常痛恨乃於前九

月二十八日得見初三日政目除臣為歛谷縣令臣竊伏思之當

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無一微勞才效而 恩命遠逮於淪落

屏廢之身非惟感激之深或可因此得拜 君門以謝 天恩

退伏丘壑以死足矣臣非為仕而來耳乃起程十日方達都城

則滿目丘墟不覺墮涕本職已遠矣而又除臣為本職臣實惶

恐無地自容方今 國家危如綴旒而其中最可念者有焉撫

納降倭臣固知 國家出於不得已之計然既稱投降則即為我 國之民而一路所經恣行劫略人心駭然如逢寇賊多有挈家而避者且其來也不盡絡繹道路竊聞其酋亦有欲投降者無乃此賊出於祿山獻馬之術而然耶且聞講和之說尤不勝痛憤豈有率百萬之師殺戮我生靈蕩覆我 宗社墮毀我陵寢瀰漫境上不去而謂之講和哉昔金人以此愚宋宋以此自愚當時宰相秦檜以此誤國萬世之下猶為切齒此則 殿下之所深鑑也臣非能上書言事者 朝廷自有處置故臣不敢多言但復有一說焉天道福善禍淫自古特強肆虐者靡或不亡今我無可乘之釁而彼自為無名之舉椽禍入國至於此極終必有覆亡之禍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我 國雖已殘敗視彼一旅一成豈不百倍乎伏願 殿下修德以格天施仁以撫民使 宗社再安國步重新以為攘夷之本勿以臣言為老儒常談而弗之省也臣今當水辭感淚自零不知呀哉 答曰省爾陳疏深嘉為國之誠但未知所謂水辭者何也須在

此從仕○備忘記曰趙穆子未知何如人但聞以老儒年今七十困於六品之職今上疏陳誠至為可嘉或陞職除授守令使之治民似當議啓言于備邊司○備邊司 啓曰自 上矜念老

儒且嘉上疏之誠特加 恩賞允在見聞孰不感激趙穆白首

林泉篤信師說老於經術行義無玷朝廷優以陞除或於山郡開僻處授以治民之任足令士類興起 上教允當 上從之

○備邊司 啓曰京城漢江以南直路皆為蓬荻之場人民不

集盜賊縱橫冰合之後尤為可憂臣等方以為慮欲於良才近

處設柵屯種以為耕守之圖有訓練主簿韓瑄兼司僕金山守

等九人自募設柵於良才驛近處召集驛卒材民之流散者欲

為明年耕種其志可嘉請令兵曹自募人等姑除省記使於未

凍之前往設木柵戶曹措給農牛種子等物以責其效 上從

之○備邊司 啓曰惟正來言日期已迫謂興浦正既不得不

去則當於期限前去以觀其情前日 啓 稟 王子答書遲

速自外未能知之云敢 稟 答曰王子近當上京上京則書下

史臣曰 王子無與賊通書之義而朝廷欲以咫尺之書為羈縻之計謀哉縱使能得其歡而在尺直尋亦不可為况枉尋而無直尺者乎

備邊司 啓曰凡戰功無大將獨成之理故古之祠宇像設之處必使當時行陣裨裨之屬同在左右如關王廟周倉關平輩亦預其中况三大將既為傳神以來今若不為則有似失信亦為未安臣等之意并為畫像分掛左右其於報功之意過厚而不至有害敵 稟 荅曰此事前聞論議不一熟議處之○司憲

府上 劄曰當今勦寇壓境兵糧殫竭畿輔空虛四境蹙蹙民生窮極盜賊公行國事至此可謂危迫之甚而存亡未可知也殿下旋軫舊京圖新百度孜孜汲汲不敢遑暇今已閱歲矣而生靈日以盡國勢日以削恢復之形茫無其期臣等不勝憂懣痛哭之至請得一盡其愚而惟 殿下之裁察焉自古天下

國家有因多難而再興傾敗而克復者惟其君臣上下警懼場勸懲創遷改而修明其政刑保合其民人故也衛為狄所滅野

虞漕邑而千旄相鼠有好賢嫉惡之心故其祚得延楚為吳所
敗國人大惕而令尹子西能改紀政事故其國再熾孟子所謂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者正為此也是以兵甲不多城郭不完
錢糧不聚皆非國之所患但察其人心而興替可卜矣今國
家蕩覆之慘古所未有禍變至此人心亦可以少警矣弊習亦
可以少革矣而委靡怠惰不能自振朝廷之上百肆怠官猶
前日也州縣之間汚吏誅求甚於舊也全軀保家之是急而先
事後食之無聞民生日窮而吏不以為恤國計日急而臣不任
其憂甚至遺君後父倫紀滅絕而莫知為恠以如是之人心不
思所以振勵矯革以新其耳目革其污淥而徒規規於事為之
末以為修政鍊兵之地則皆如畫指鏤冰終無下手處矣其所
以振勵作新之道有大本焉有急務焉大本者一急務者七而
其急務則必須大本既立而後有所措矣何謂大本 殿下之
心志是也何謂急務選任大臣也輔養 東官也伸冤枉也正
王法也廣收人才也保合遺民也修明軍政也大本誠立而急

務誠修則提綱挈領而條理不紊民心胥悅而天意可回國勢
雖危無不可有為之理如曰未然則是天不助我而 殿下之
大事去矣臣等請先伏欺罔之誅毋見 國家之敗也請得以
一畢其說焉何以言 殿下之心志為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
事未有不先立志而能有為者况興衰撥亂克復舊物又其事
之至大而甚難者乎周宣有側身修行之志故方召山甫得以
宣力而周道復興以至勾踐之嘗膽昭王之屈已昭烈之三顧
皆有是志故種蠡樂毅孔明之徒得行其志而能成其功今
殿下勞心焦思非不至也責已罪躬非不切也不足以慰人心
而成大業殆由大本猶有未立焉耳盖人主將有大有為之志
者必須留心學問使本源常為澄澈親近儒賢使情意得以接
續然後輔臣交修豪傑陳力而天下無難事矣宋仁宗時元昊
搆亂經筵久廢講官趙師民言方外有事臣等不復進見是以
先王遺籍可講於無事之朝而不足贊有為之世也於是復令
講讀而仁宗遂為聖主至其季世漂泊厓山而陸秀夫等猶日

誦大學章句以備勸講其規模心事豈淺俗之見所能窺測哉
今自亂離以後不復一御經筵玉堂侍從徒為備員而不獲
進見 殿下深居九重上下情意不相親接而且不留神典學
燥雪洗濯之工有所不續人心至危流故之易而保守之難聖
愚之所同然臣等竊懼 殿下之志或有所間斷而無以成天
下之務也伏願 殿下奮發聖志大加振拔頻 御經筵日勤
三接使輔弼儒賢常在左右如家人父子之相親得以畢輸忠
悃而 聖志日新聖學日就羣拈勉輔衆策俱舉如是而功不
成國不興者未之有也何以言選任大臣為急務之一也蓋二
三大臣者 殿下之股肱心膂休戚是同者也須得剛方正直
負一世重望者而處之乃可以上托人主之知遇而魚水一堂
下繫國人之觀瞻而儀刑百僚國之安危惟在 殿下與相臣
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况今危急存亡之會所倚賴者只有
二三大臣豈可使嗜利無恥闖茸庸鄙之流備位其間而任其
破壞天下事哉正如張帆於風濤巨浪之中而使醉漢操舟豈

不慄然而寒心乎此事里巷愚夫皆知其不可而無敢為 殿
下一言者其故何也蓋自數十年來士大夫之氣消磨疲軟務
為依阿取容之態及今變故之餘習俗已痼且以東西彼此之
分形一有攻駁便以相傾目之如非臣等之狂愚者誰肯犯衆
發言而自危其身哉羣臣則既然矣以 殿下之明豈不深知
其如此猶不肯赫然一奮乾斷更求賢德以自輔而因循荏苒
國事日非臣等不勝悶鬱焉伏願 殿下黜退具臣以正朝著
而亟求輔佐之才相與戮力同心弘濟艱難則天下事尚可為
也蓋 朝廷既正則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守宰不得不愛民
將帥不敢不鍊兵而風行草偃有不在言語誦令之間者臣等
所謂提綱挈領而條理不紊者正謂此也至於輔養 東宮最
為 國家根本之計夫以我 東宮仁孝之資出於天性而春
秋之富勵志學問輔養之工當及其時今日宮僚之任宜極一
時之選師傅賓友皆當廣置賢德日侍左右自一話一言粹然
一出於天下之正理忠孝仁義之說不絕於耳堯舜三王之道

日陳於前所以薰陶氣質涵養德性不覺自到於聖賢地位此為宗社大計天下之務無有大於此者竊觀官僚注擬多非極選而或多兼官不專其任至於師傅賓友絕無入侍之日輔養之具疎略若此臣等竊以為過矣其官僚之官宜令吏曹更加精擇而又令宰臣侍從各舉所知山野遺逸端良經學之士廣加收召令侍春坊如漢高帝之令四皓調護太子唐肅宗之使李泌為太子友所貴親近正士裨益膚質不係其人官秩高下出身與否也伏願 殿下勿拘常規惟務得人且令師傅賓客常得入侍以發其隆師親友之心為他日發揮事業之地國家幸甚至於伸冤枉正王法則又為今日慰答人心之先務而觀瞻所係至急而不可緩者也頃年 國運不幸天啓禍階逆賊之變起於縉紳之間而奸臣乘隙入秉朝論幸 國家之禍以為一已逞憾之地 殿下當初極有審慎之意每以波及為戒凡在瞻聆莫不感激而激為大臣非惟不能將順乃敢磨牙鼓吻親行報復之計廣置爪牙下及韋布多張網羅打盡異己為

穿於國中以為陷人之具彼其緝翮捷幡謀欲譖言必先造作
飛語自唱自和傳播聽聞然後或馳草野之疏或發臺省之章
澈皆親自指授或手草疏辭略不顧忌凡以睚眦被搆陷入死
律者不知其紀極一被指摘無得自脫人人狼顧脅息不敢自
保誰敢抗言於朝明其冤濫如寒朗之論楚獄戎夷考當時之
事不論其情事之輕重惟係於澈意之好惡而出人人罪意之
所好則雖或出於賊口而必為之申解如南彥經之類是也意
之所惡則或有不識賊面而橫被羅織以死如崔永慶之徒是
也由此推之餘皆可見其終行胸臆傾危陰賊之狀昭然甚明
人所共知如頃日申欽以為當時獄事果多枉事雖至重論亦
當矣李時發亦謂公議憤發在所不已即此二端亦可見人心
之所同然而天理之未嘗泯也申欽李時發護徹者也禍之蔓
延職由一澈之故至於率土含冤國言愈甚而澈等乃曰上
意如此我輩無如之何快讎於已而歸怨於上其為用心豈
不慘哉罪狀彰灼人人痛憤而刑章未舉王法不行伏願 殿

下弘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深燭輿情呀在明教大臣商確其
無辜寃陷者開列 啓稟取 旨伸雪以慰神人之憤而亟 命
追削奸臣職名以正王法至於人材者 國家之利器呀以興
事制治之具也況今危急之時得人則昌失心則亡其求之豈
得不誠而其取之豈得不廣乎當此之時用人之道惟才是取
豈可以舊制拘之乎夫以有限之人材而以資格限之以地望
較之又泥於出身未出之殊途呀以用人之路狹少如是是以
庶位多曠官之刺臨政有乏人之嘆也大抵天生一世人才自
足了一世事業豈有借才於異代之理患在上之人求之不誠
而用之不至故雖有才不克自見於世矣以宋朝之事觀之方
其盛時人物最多至于熙豐紹聖之際沮挫消鑠殆至絕滅矣
而元符建中稍為變更之時便有陳瓘鄒浩崔鷗任伯雨之徒
出而忠言直節無愧於元祐諸賢天下固未嘗無人也若使徽
宗收而用之振而起之則宋室何至於南渡哉今日喪亂之後
人才雖曰衰乏然振作收拾協志圖回則豈無濟事之才乎但

以我 國規模狹隘人心不純傷於太詳病於求備而不肯捨短取長隨才任使故雖有逸足駿才皆困於鹽車之下而不得展布有似無才耳臣等以為當因近日所設十五條舉士之法詳立條貫著實施行各人薦舉之後更令政府吏曹看詳玉堂兩司署經然後置籍記之仍具舉主姓名隨才授職與出身之人一體任用其舉主賞罰之法亦當申明舉行且如 祖宗朝登俊賢良等科皆可漸次復行略依漢朝孝廉賢良茂才明經之法制為科名以及將帥之才亦為立科令宰臣侍從以上明揚才俊召集京師然後自 上親臨策試或召見問答其所對稱旨可行者或賜以出身或試以官爵隨其才器各盡其用庶幾礪世磨鈍爭自洗濯賢才衆多異人并出而所以興事制治之具不患於闕之矣至於民者君之所依以為國者也今日生齒盡矣國將何依其所以保合餘燼還定生聚之計尤不可少緩也蠲減貢賦慎擇守令固所以為保民之政而 朝廷亦已留意於此矣第緣綱維不舉而膏澤不究於下生財無本

而賦歛日煩于民或有已蠲之逋租而版曹更為收取已減之
貢物而州縣仍前催納貢案雖已減半而民力尚有未及者凡
若此類固非一二甚或貪殘培克之吏瘠公肥私剥民歛怨者
相望於州縣之間民生何由而得遂邦本何時而可固乎惟願
殿下哀愍黎元恫瘝乃身一飲食一言語之間無一念不在於
民益自省約以趨百姓之急貢案雖已減而益減其不急之物
逋欠雖已蠲而益勅其奉行之人憂勤惕厲不敢違寧如夏后
氏之菲衣惡食如衛文公之大布大帛躬行導率而羣下莫不
承化內自 宮闈外達 朝著莫不以民事為急而薄於自奉
政化之行自上而達下由裏而徹表夫如是則州縣守宰莫不
精白以承休德皆知以愛民利物為心又有監司以黜降臧否
御史以糾劾賊汚而民瘼日聞民情日達保民之政始有條理
而可行矣若廣積農糧勸民耕種為務本力穡之圖設置屯田
團結土兵為且戰且守之計保民禦寇安邦固本之策無出於
此而特在措置間一事耳至於兵者國之呀恃以為衛而本於

民者也今日國無民矣安得有兵其所以收拾散亡修明軍政者亦不可以不急也古者寓兵於農兵農之判出於季世而亦其勢之不容不爾者也今者外方上番之軍裹糧遠途不堪其苦而代立之弊不可禁矣奸吏因之舞弄百出而坐為無兵之國矣若不因時制宜以立養兵之法則兵政不可修矣今當先清本兵之地使禁衛之卒不至踈缺而四方之軍皆可以此整理抬選四方驍壯以補禁旅廣募弓箭炮手精加訓練以期成就至於州縣亦選武勇能射人不拘良賤僧俗置籍為兵使農民各安其業出粟而養兵且廣開屯田番休就農以為足食之計使人人樂於為兵而無從軍之苦內則委任騎曹責成其效外則慎擇大將委重閫寄而選任列閫諸將各統所部日加訓練習諭令出一賞罰明肅以作士氣以服人心將有投醪之惠人懷死綏之志其親上死長之心皆如子弟之衛父兄然後臨陣制敵可使赴湯蹈火而無所避矣頃日出粟養兵之法廟堂亦有建請者而該曹傳看一紙不為奉行至於州縣不復知有是

法今請申明條法著實施行此今日軍政之要務也其本領則
惟在於 朝廷得一相而經理於內則監司守令莫不承風
化而保民之政始可行得一將而專制於外則兵水列將無敢
不用命而治兵之務始可舉二事皆自 朝廷而推之四方精
神之運心志之動而綱舉目張庶事自理不過一施措之間而
惟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嗚呼天步艱難禍亂已極而人情弛緩
尚不知改惟欲遵守舊規以加施措以為興復之計不過如此
臣等以為今日之勢如人中邪暴絕不有神丹妙劑瀕腸滌胃
之法則不足以回生而喚死也誠願 殿下痛念 祖宗之付
托深惟 國家之大計不懈卧薪之憤益堅復讎之誠親賢立
志以表率於上選任大臣以贊襄於下輔養 東宮以深其根
本伸冤枉以答人望正王法以行天討廣收才俊列于庶位
朝綱肅清四方風動由是而保合遺民則民生得遂而邦本固
由是而修明軍政則士卒精鍊而 國勢強中興規模皆可次
第修舉而無難事矣臣等情激愛 君義切憂國事急而不暇

徐步心痛而不敢緩聲言語狂妄干冒 宸嚴尚冀 聖明寬
其誅而察其衷焉 荅曰省劄嘉謨讜論忠誠至矣當體行○
傳于政院曰其論大臣有曰豈可使嗜利之流任其破壞豈不
寒心里巷愚夫皆知其不可無敢為 殿下一言者云云語勢
可疑抑有所指耶問啟政院回 啓曰問于柳永詢則左議政
尹斗壽右議政俞泓俱以嗜利無恥之人冒據具瞻之位劄中
有所指乃此二人也 傳曰此言未安仍 傳曰今此臺諫回啓
之辭勿出於朝報○夜自二更至三更月暈○壬戌 王世子
問 安○備忘記曰側聞京畿兩湖等處土賊屢屢屯結官
軍不能討此乃肘腋之疾非細慮也自古黃巾赤眉莫不因微
而起終至滔天况今 國勢危如綴旒不可不致遠慮前日所
教撫恤降倭別作一隊事人固駭之而不無其意也昨日本司
始以李榮白定將領率降倭甚善然五六之倭緩急何急宜稍
增其數別擇勇銳而性順者令榮白領之恒加撫恤名之曰投
順軍常時亦參於習陣如何至於出身武士多散在外方亦宜

招集京師除授禁軍可也如此等事留意處之議啓言于備邊司
史臣曰亂離斯瘼齊民失業起而為盜夫豈本心哉

國家不思所以安集撫摩之策而欲以投順之倭誅殺潢池
之赤子無乃不可乎

傳曰經筵為之

之因憲府也

○備忘記曰劉總兵還來

時有劉給兵還來之奇而

不果

此係我

國存亡而軍餉一事極為可慮然兩湖豈無私

儲之穀如前日所教者 子意別遣承旨賫空名帖出入民間

懇惻開諭給帖募粟則必有所得矣蓋別遣近臣則人心不無
感動處而近臣豈不盡心今日至急軍糧為最議啓言于備邊

司○癸亥

王世子問

安○命判敦寧府事鄭崑壽儒生庭

試取柳潭等十人○

全羅道觀察使洪世恭狀

啓金溝沃溝

等縣呈去九月十一日十二日雷動事○甲子

王世子問

安○司諫院

啓曰南原府使李福男本以殘酷之性兼使驕

亢之氣縱酒沉酗多行悖妄無理之事加以用刑太濫民不

堪命闔境流散如此之人不可不懲請

命罷職本府守宰屢

經非人使一路雄藩將為棄邑各別擇遣 答曰徐當發落○

傳曰福男子未知何如人也而聞可用人也云罷適與否問于備

邊司○弘文館以領事折成意 啓曰經筵為之事 傳教矣

前日視事時朝晝講則詩傳夕講則綱目 進講而綱目編

秩浩繁多事之時似未易究覽唐鑑一書先賢以為三代以下

無此議論且卷編簡便姑為 進講詩傳則依前 進講宜當

敢 稟 傳曰今不可詠詩朝講欲學周易夕講欲講東國通

鑑高麗史節要中一書言于領事○司憲府 啓曰左議政尹

斗壽性本陰兇濟以貪猾當奸臣用事之際受其指嗾戕害

善士其時斗壽為大司憲論崔永慶致令瘦死獄中既死之後做出自盡之說

使無辜之人含冤九泉其為用心已極陰慘及變初播遷之時

入乘 朝綱自恣專權不念 國家之危急唯以黷貨肥己為

事吮舐之徒布置列邑苞苴輻輳彩段堆積四方效尤貪饕成

風非惟國人唾罵至於唐將強鄙且妬賢忌功蔽塞言路使人

心解體 國事日非 朝野瞻聆孰不憤惋迨其 體察三道委

寄極重而貪鄙之習尚不悛改賂遺雲集於門戶駭載絡繹繹於
道路凡干軍國事務慢不整理外為大言不稟 朝旨輕舉損
威幾至塗地夫以我 聖上復讎之誠豈不欲迅掃兇醜快雪
國恥哉只緣時勢不然不得輕舉耳斗壽乃敢不度時勢妄動
師旅此與侂冑之開邊似道之出師何異其前後罪狀不一而足
決不可冒據具瞻之地以重辱名器請 命適免俾無債事之
悔 荅曰左議政豈如此乎變後多有勤勞之功至於舉事事
志切討賊利鈍難以逆觀此時受任大臣豈可論之○辰時四
方有霧氣自辰時至午時日暈○備邊司 啓曰李福男年少
武人才器則足可任事但自為堂上以後志氣元滿往往有乘
醉濫刑之失臺諫論 啓如此固當罷黜而南原關防重地以
臺諫 啓意 下問監司知其實跡然後處之 傳曰推考亦
是罰以臺諫所啓推考一邊令監司覈實以啓○乙丑 王世
子問 安○司憲府 啓曰左議政尹斗壽本以陰兇貪猾之
人加之以縱恣無忌當奸臣用事之日同惡相濟戕害善士及

其瘦死之後做出自盡之說至達天聽使無辜之人含冤於九泉之下其為用心極為陰慘變初播遷之時入奏朝綱專權自恣不念國家之危急唯以黷貨肥己為事凡官爵除差軍功等第惟視賄賂之多少不問人物賢否實績之高下而任意操縱不恤人言吮舐之徒布列郡縣苞苴雲集馱載絡繹而漢壺之慾猶為不足交結譯官甘受賂遺練段銀兩堆積其門不但國人笑罵至於唐將唾鄙且妬賢忌功蔽塞言路邊臣屢奏緊急軍務而不合其意則廢閣不行使人心解體國事日非逮至體察三道委寄極重而貪鄙之習略不改革日歛貨賄公然輸運凡干軍國事務慢不整理而外為大言不稟朝旨輕舉損威此與侂冑之開邊似道之出師何異其前後罪狀不一而足尚何勤勞之可紀哉臣等非不知受任大臣不可輕論以其終必敗事而誤國故不得不論請亟命遞免俾無後悔

答曰此時論 啓受任大臣不可况左相未必如此不允○司諫院 啓曰左議政尹斗壽性本陰險行又貪污自前

屢被羹駁以為清論所棄挾憾乘時唯澈所嫉咸害善士至做
自盡之說其為用心之慘已不容口及其變初播越之際 聖
上以滌瑕蕩穢共濟艱危為急拔之廢棄之中置諸鼎軸之列
為斗壽者所當砥礪奮發痛自懲艾圖改舊惡報荅 聖恩之
不暇而貪腸不悛濁行猶昔黷貨無壓不顧廉恥龍灣漂寄之
日上下遑遑莫保朝夕而當事征利賄賂旁午 大駕旋軫之
時發出刷馬公輸私貨馱載相望於道西路之人至今憤罵加
以冒嫉忌克恣行胸臆烹熬廊廟污蟻 朝端使言路日閉

國事日非凡所注措布置無不乖當賊退京城之後既不能登
時善慶內外軍政任其頽廢兩湖財力歸於渙散速膺體察
之 命又不能仰副 聖意發遣無賴軍官分行閭里括盡餽

石貪者駢首為殍富者行賂得免使子遺民生囂然喪其樂生
之心且不簡約行李貽弊列邑前後所為無非蠹國害政之事
而尚據具瞻重失民心無感乎 國勢之不振討賊之無期也
請亟 命適免以荅輿情 荅曰如此艱難之時大臣不可輕

論勿為騷擾○備邊司 啓曰 國事日急李德馨既有起復

之命又有促召之旨聞襄事已畢斯速上來事 下諭何

如 上從之○弘文館 啓曰伏承 聖教朝講欲學周易夕

講欲講東國通鑑高麗史節要臣等相與議之易之為道明

於吉凶消長盈虛之際而察人事之吉凶悔吝使不迷於所趣

自 上聖學高明講此會極固為允當第其書精微深奧臣等

以管窺膚淺 進讀之際恐不足以備 顧問之萬一而有以

發明茲以為問東國史記比諸古史則紀載未免冗雜論議不

見折衷其於 進講似不甚闡而我 國之事必須一經 睿

覽以知古今成敗之迹亦不無有益但徐居正等所撰通鑑則

自 檀君以下尤為荒茫高麗史節要姑為 進講無妨 傳

曰知道依啓○弘文館 啓曰夕講當 進講高麗史節要而

本館收拾書冊中只有一件亦多落編他無可得之路海州史

庫有四五件不得已取來以備 進講周易館中亦有二三件

破陋不秩雖急時改粧 朝講當用十二件而今之所存者纔

十分之二三將不得成形外方未經變之地鄉校書院或閭家中必多有所藏屢請下諭各道使之收聚上送傳曰依啓

東國史藏於史庫中不無微意高麗史節要及他東國史兩湖中下書廣求上送不得然後雖取用史庫中所藏亦可矣大槩東國書籍如東國史輿地勝覽東文選續東文選等書已在於玉堂否此外凡東國文籍之可關者並為下書于兩湖監司處廣求及時上送其所進者論賞如何議啓○申時日有兩珥○備邊司啓曰聞黃海前兵使趙仁得之言在本道時抄擇精勇之兵其數滿於四千此軍則緩急可以足用而其中炮手成才者亦數百云仁得雖適來而新兵使李慶濬必以此額操鍊不廢矣今人習見壬辰以來兵興之後士卒喜於潰散以為我國之軍性本懦弱雖操鍊難用於戰陣此論一行一唱百和主以鍊兵之事為無用之俱而守令中自以為高見者尤不思操鍊軍兵習俗之難曉而人心之惰慢如此誠可寒心今以中原之事觀之江南之兵最號懦弱不如北方之健兒自古有言

矣故嘉靖年間浙兵數千不能當一倭誠若真不可敵及戚桂
光以一偏裨之將起於行伍設法操鍊數年之後浙兵之強甲
於天下至今所恃以禦倭者不在於燕代而在於江南以此論
之兵豈有常勢哉其強弱勇怯唯在於將帥之運用如何爾欲
其軍卒之不為潰散則其最所緊要處唯在於束伍紀効新書
中所論將家之事其說多矣然其精神盡在於束伍一篇今人
徒知多聚軍卒則可以禦賊而不知有束伍分部之法故參差
紊亂不成頭緒以此而可望於赴湯蹈火乎故我 國士卒之善
潰其罪不在於士卒而在於將帥其時不知有束伍之法故也
黃海道四千精兵雖果驍健而若但以名數依前紛雜不為束
伍則臨時亦不可用矣李慶濬方為兵使繼任其責未知於治
軍一事及於念慮與否矣然 朝廷不可不更加申飭請別為
下書以前日趙仁得已抄精兵四千名各以所在一處及隣
近之軍分為隊伍一依紀効新書使隊長統一隊使旗總統三
隊使哨將統三旗平時依法操鍊考其成才分等 啓聞其隊

長旗總已上皆以可堪統衆者差定成冊上送旗隊總以下軍人亦依紀効新書腰牌之規令各自佩持使相識別而不相混亂何如且紀効新書束伍篇付卷今已印出二件為先下送而東伍解一欵則臣等頗為翻譯務令易曉並為謄書下送使之依放行之此意監司屢請并下書 荅曰依啓○丙寅 王世

子問

安○司憲府

啓曰

左議政

尹斗壽

以陰兇貪猾之人

加之以縱恣無忌當奸臣用事之日同惡相濟戕害善士及其

瘦死之後做出自盡之說使無辜之人含冤九泉其為用心陰

慘極矣及變初播遷之時入秉

朝綱專權自恣不念

國家

之急惟以贖貨肥己為事凡官爵除拜軍功等第惟視賄賂之

多少不問人物之賢否實績之高下而任意操縱不恤公議苞

苴輻輳載絡繹而溪壑之慾猶為不足交結譯官賄遺盈門

不惟國人笑罵至於唐將唾鄙且妬賢忌功蔽塞言路邊臣屢

奏緊急軍務而不合其意則廢閣不行使人心解體

國事日

非逮至

體察三道貪鄙之習尚不改革甘受貨賄公然輸運

凡干軍國事務慢不整理而外為大言欲聳人聽不稟 朝旨
輕舉損威此與侂冑之開邊似道之出帥何異其前後罪狀不
一而是則尚何勤勞之足稱哉臣等非不知受任大臣不可輕
論於此時而以其終必敗事誤 國故不得不論請 勿留難
亟 命逋免○司諫院 啓曰左議政尹斗壽處心陰險行已
貪汚累為清論所駁見擯於士類久矣挾憾幸禍諂附奸臣構
陷善士致令瘦死而反以自盡為說其心之慘鑊錮為下變初
播越之日滌瑕蕩穢登庸之 命實出於 聖上共濟艱危之
至意則所當感激砥礪盡瘁圖報之不暇而乃反擅弄權柄以
為納貨之資列置吮舐之徒恣揮罕攫之手賄賂雜還旁午其
門甚至交通舌人日事征利絲段銀兩充棟堆箱 大駕扈還
之日發出刷馬馱載絡繹西路之人至今憤罵加以冒嫉賢能
壅塞言路煦煦廟堂污蠖 朝端其朝晝所思前後所為無非
肥已植私之事而未嘗有規模措畫出於扶顛撥亂之計使軍
政日至於頽廢財力日至於渙散 國勢日至於危急而不復

振及其啣 命在外委寄極重而又不能仰體 聖意發遣無

賴軍官分行間里括盡餽石貧者駢首為殍富者行賄而免使

民失樂生之心 國受暴斂之怨其凶于終始害于內外之狀國

人皆知輿情共憤寅亮之任討賊之責尚可屬之此乎任其破

壞而莫之改乎人主之職只在論相治平尚且難慎况當危亂

可容僥竊此臣等之所深憂於今日而騷擾之憂誠有呀不

暇顧者請亟遞免去之勿疑以為攘夷恢復之本 荅兩司曰

不可輕遞○辰時四方有霧氣日有兩珥未時申時日暈夜一

更二更四方有霧氣三更月入軒轅星○丁卯 王世子問

安○司憲府 啓曰臣等將尹斗壽遞免事累日論列而 聖

批每以為此時受任大臣不可輕遞臣等竊惑焉大臣之職安

危呀係雖在平時而且難慎况此艱難危迫之日委寄尤重豈

可使蠹國害民之人濫受重任任其破壞乎斗壽陰兇貧猾之

狀臣等論之已盡不必更瀆 天聽第其前後罪狀無非贖貨

肥己之事而其於持危濟亂之策慢不加意致令 國事日

非軍政廢墜若使此人以冒重任則饋敗之患不日可待如是而猶不可適則是求重其任而反以誤事也臣等實未曉 聖意之所在也大抵受任之臣只觀其人器之當否不可以地位為拘苟或不勝其任而徒為敗事則決不可以大臣之故苟授而不之改臣等之所以深憂屢陳而不能已者也請 勿留難亟命適免頃日本府論裴俊兄弟投乞賊中之事已為拿推而後則方被再鞫伸以自已飾辭獨蒙全釋不但罪同而罰異重罪之人遽爾解放物情深以為未便請 命更鞫依律定罪○司諫院 啓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出治之要道而其效有四夷來王之盛庶官尚然况燮理寅亮之職乎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有國之深戒其禍有自底滅亡之慘平世尚然况危亂板蕩之日乎尹斗壽前後所為有不可竊據相位者不一而足諂附奸臣構陷善士致令冤死而反以自盡為說擅弄權柄恣行胸臆少忤於已則輒肆中傷之毒雖其城府陰深未易窺測而兇險之狀已播於走卒之街談行身污濁清議不容黷貨

無散宦成愈甚門盈行賂之人道路輸貨之馱不惟鼎鑪有耳
皆得聞知而貪鄙之行至發於華人之強點設令斗壽真能憂
勤 國事顯有可紀之績具瞻之地已難冒據况乎負 聖上
收用之意想 國家喪亡之憂扶顛撥亂之圖未嘗經意使軍
政日隳財力日竭 國事日至於渙散而不可收拾奉 命三
道其所馱為唯括粟歛怨納貨肥已兩件事而已則有相如此
不如無相有可斥之惡而無可錄之能舉國之人皆曰不可
聖明於此非不洞燭而猶且難之者特以大臣之故而臣等之
爭論不置者亦以其大臣之故也儀形百僚經理庶政此位而
忍使陰兇貪鄙之人污穢之乎境壓強寇 國懸一髮此時而
可令有惡孽能之人破壞之乎虞朝賓服之盛固不能望而郭
公自亡之禍竊恐不遠請亟加 睿思特 命帝免以荅輿情
之憤以為恢復之本 荅兩司曰大臣不可輕適裴仲事依啟
○弘文館 上劄曰兩司將左議政尹斗壽適免事連日論列
此固公議所激而 聖批尚未允下臣等竊有所惑焉斗壽

貪猾有素縱恣無忌彈章屢發清論不赦而猶不革面益肆滑
手挾憾幸禍唯奸臣指族構孽善士閉寃泉壤天地萬古氣塞
難言台鼎之命出於西巡手握權柄唯其所欲凡厥貨賄大
拓蹊經官爵之升降軍功之等第無非盡由是出而又令奴顏
之輩布置列邑譯舌之徒密邇門屏關節相望作為竒貨夫人
之窮也必反於善而際此蒼皇亦肆其意凡有口有心者不敢
言而敢怒故至於唐特輩亦為之嗤鄙斯固可恥之甚也 聖
鑑之燭固非不悉而荏苒三載莫或甄別優容之度已為太過
而臺彈既發亦斬一兪或以為艱難之時大臣豈可輕論或以
為受任大臣豈可論之夫國亂思良相古人有是言矣則當此
艱難之日上下之所思者尤切於良相不可使壞事之人或側
於其間也決矣况今受任於南邊是乃 聖上心膂之所托
國家存亡之所係任之重者尤必擇人豈可謂已為委任而莫
之改乎今茲多事之時兩司交章至於累日 國家之務漸至
墮廢此亦可虞之甚者伏乞 特垂 高明快從公論 荅曰

大臣未可輕適○備邊司 啓曰臣等伏見憲府論 啓左議

政尹斗壽之罪其中一款以近日舉事為非此固然矣然此事
臣等當分受其罪不可專責斗壽即今兇賊雄據邊陲神人之
憤未雪其欲不顧利害與之一決者固人情之所同惟其兵勢
孤弱不能有為欲遷延等待相時而動者特出於事勢之不得
已也大槩今日之事既不可輕動而速禍又不可遲疑而失機
策應緩急之間少失其宜而存亡係焉臣等亦慮陸地屯據之
賊則不可易動惟當從巨濟迭出侵撓萬一因此巨濟之賊退
遁而舟師之路通於釜山以南則庶幾有望於濟事故前此屢以
此 啓稟行移矣斗壽之意應不遠此而特其曲折少異耳今巨
濟之事未了而 啓辭之傳播外間者例多失實脫或以為
朝廷以擊賊為禁則將士不知 朝廷之意而軍情或至於解
弛不無可慮大抵 朝廷之意欲出於萬全特以大舉輕進為
難耳非以擊賊為非也此意急遣宣 傳官馳諭於都元帥使之
更為激勵諸將以成勝捷之功且觀賊勢以來以為宜當 答

曰依啓但今清正欲動甚可慮也防備諸事各別嚴飭日新待

變事并諭○戊辰

王世子問

安○

備忘記曰

臨海君上來清正虔致書當使之書下但此事非但於理不當
今清正不使惟正上來且因右道舉事欲更為衝突桀驁之狀
非尺書所能馴恐或抬辱不無如前所教致書當否令備邊司
堂上各為獻議○掌令柳永詢李鐵持平宋諄 啓曰臣等伏

見備邊司

啓辭有曰巨濟之事未了而外間脫或以為

朝

廷以擊賊為禁則將士不知

朝廷之意而軍情或至於解弛

臣等不勝未安之至臣等之論只以斗壽不度時勢輕舉損威
為非非禁其擊賊也而若因此軍情至於解弛則其於討賊之
義大有所乖臣等之失著矣不可覩然仍冒請 命違臣等之

職

啓曰勿辭○司憲府

啓曰伏承

聖批每以大臣未可

輕違為教臣等不勝悶鬱焉尹斗壽陰兇貪猾縱恣無忌諂附
奸臣挾憾幸禍構害善士反以自盡為言其用心之兇慘極矣
及變初西 幸之日入乘 朝權恣意專擅凡官爵差除軍功等

第不問人物之賢否實籍之高下而唯視賄賂之多少情私之淺深進退操縱惟其所欲吮舐之徒布列郡縣而苞苴絡繹譯舌之輩旁午門庭而彩段堆積不但國人嗤罵至於唐將指笑豈非可恥之甚乎 聖明非不洞燭而因循三載不加退黜已非臨亂思賢之意矣逮受 體察之 命委寄極重而貪鄙之習尚不改革惟以馱運貨賄為事凡百軍務日至廢隳外為大言欲聳人聽不稟 朝旨輕據速禍其前後罪狀無非誤 國而債事則豈以大臣之故而不示譴罰乎况今日之事危急艱難當如救焚拯溺之不暇若受任非人而任其破壞則是求重其任而又致其敗矣此臣等之所深憂屢陳而不能已者也請勿留難亟 命適免 荅曰不允○司諫院 啓曰大臣之任百職所萃故人主之職論相為先苟非其人雖一朝三槐亦未為過如以大臣之故而留難不決則一日二日誤事不細豈不深可畏哉尹斗壽兇險貪汚之狀人見肺肝有耳皆聞無口不談三年任使之餘 聖明豈不洞燭而公議激發之後 俞

音尚靳一降臣等正恐所誤不細國事將至於日非而不可為也今日之事日急一日潰裂渙散莫可收拾擇賢登良相與經理汲汲如救焚拯溺尚恐無及而乃以內外重寄付之非人諉以大臣而難於適改竊恐 聖筭於此得其小而失其大也臣等之只請適免亦從末減 聖上之今日 命適乃是遲緩請勿以輕論輕適為慮亟 賜一俞以答羣情 荅曰不允○弘

文館 啓曰經筵之 命特下於久廢之中大小之望急於一日而書冊不備至此遲延不勝悶慮 傳曰知道○傳曰新增類合小學集說小學諺解周易大全周易諺解易學啓蒙係吳黃石公文選輿地勝覽大典等冊內入政院回 啓曰問于弘文館則或不秩或陋破請改粧以入 傳曰依啓○參軍沈懋時揭帖賤軀伏寵祐近就平復適遇譯使知有陪臣在館附此上謝孫經略無事作為欲不動聲色以格羣醜未知過化存神之妙當如何也朝議復伸前說又將使遊擊沈出而畢事謹錄邸報奉 覽天下大事空言無補惟欲取辦於一人時事可知

矣善圖自固深有望於 殿下馬立馬草書不恭是罪○皇上
聖諭曰朕今覽文書見朝鮮國玉二本一本言東征將吏勞苦
一本言欲定許其封貢以保彼國社稷可見前者阻撓東事的
專為一己之私壞亂 國家大事好生不忠卿等可將此本票

了來看還作一諭切責兵部長難羣小全無主張有失畏威來
遠之意致使彼國有懼暴之奏全失中國馭夷威德之策諭以卿
等知內閣接出○以備忘記 傳于備邊司曰方胡澤之賈迫乞

封之將奏也予反覆數百言力言其不可或譬以盜鍾或諭以後
尾或警以必為 中國人所唾罵至欲辭位以避之終不得施

竟上其奏為賊請封此萬世之恥也蓋由一二邪說行於朝中
充塞義理之致古人曰邪說之害慘於洪水之禍今見使臣書
狀 皇上因我國請封章奏 聖旨極嚴易置是非以一世直

臣義士忠言讜論皆指之為羣小結黨壞亂大事而將許封貢
其間之事有不忍見者只增殞越寧欲無聰我國雖國命如髮
而惟其終始守義不撓故 中國人所莫厭屢形於章奏之中

今所為如此區區一節并與掃地必為前日守論正士所唾而其怒必深是我國非但自失其所守之義其得罪於後世公論大矣○已巳 王世子問 安○世子嬪自海州入京○兩司合 啓曰臣等論列尹斗壽今已累日而未蒙一命臣等竊惑焉使斗壽而公正廉謹合置相位則臣等當伏面漫之誅不然則斗壽決不可一日冒居天下事無依違兩可當斷不斷而可以有濟者此理甚明人所易見豈有以 聖上之明而反憐於此乎臣等固知 聖意之所在矣彼果兇險矣彼果貪污矣彼果壞了事矣既處相位其名為大臣則一聞臺彈遽則適斥吾之所以待之者不亦輕乎此則 聖上於重大臣之體固為得矣雖然所謂大臣者能得其大臣之道之謂也是以人君屈已而尊敬之虛心而委任焉庶政以舉而邦國以寧不然而將一箇兇貪壞事之人坐之廟堂之上而曰尊敬之委任之欲望其政舉而邦寧天下安有是理乎大臣而不得其道則是為小人而已適罷退黜唯罪輕重臣聞遠小人矣未聞輕待大臣也

况今國勢危迫百事潰裂正使進賢登良同心戮力相與扶傾
補破整理焚亂汲汲如救焚拯溺尚恐未免於淪胥以亡無以
慰 祖宗在天之靈忍令孔艱無恥之人以據台座身當內外
重寄以貽速亡之禍乎斗壽兇貪壞事之狀臣等屢已粗陳

聖明亦必洞燭今不欲更污齒牙以溷 聖聽請深加 睿思

亟奮乾斷以重大臣之位以快國人之情 荅曰大臣未可輕

適○侍講院 啓曰近來書筵勸講之事頗甚踈略殊無輔養

啓迪之意極為未安而亂離之後凡規模等事無文籍可考訪

問於前日曾經侍講之人則朔望師傅以下盡入而師進講名

曰書筵會講常時賓客一員及上下番入侍賓客進講名曰朝

書筵賓客有故不入則上下番官員入侍進講名曰接見而無

定時講罷之後下番記錄其日講論說話入 啓自 上還下

于 東宮云今當依此規施行而記錄入 啓則唯於會講及

朝書筵為之似為宜當 傳曰依啓○備邊司堂上

沈守慶柳成龍鄭崑

壽金胙尹先覺啓曰臣等伏見陳 奏使許頊狀 啓之辭不勝隕越痛

扼之至臣等誠無狀不能勦除兇賊以雪神人萬世之讎辱至
於事勢之交迫處置之難便則不得已出於因事繙縫之計前
日 天兵將盡撤回賊勢朝夕再肆願揔督以經略之重委遣
胡澤求為一奏守催屢月其勢不可拒絕而惹起他端故百般
籌度敢請陳 奏而難於措辭以用兵羈縻兩端遷就為說此
實臣等之罪更有何言今承 聖教極嚴莫非天理人心之極致
而臣等區區利害之見雖主於為國悶迫之微忱而及未免得
罪於天下之公議且慚且懼無地自容惶恐敢 啓 荅曰

皇上蓋於平日深信我國故因我國之奏而 聖旨之下如彼
豈知此間胡奴賫制之所以哉 聖意則至矣盡矣隕越之中
揮涕不自勝郭實以首倡革職至於前後條議的通查寫來
天朝士林將因我國而生事豈不痛哉 天朝論議角立未決
正論日起彼姦邪之輩力不能敵養謙窺見其機竊知其我國
一言投足於左右而彼之勝負決矣於是遣人賫迫誘以利害
取我國奏以立證我奏一入彼輩抵掌爭起養謙之奸謀詭計

險不可測此意前日備忘記亦暫言之耳此術恐非一養謙之
所自為也直截敢言之輩必感慨憤憤以予為反覆不義之人
其肯少饒是可恨也然奈何卿等揣摩事勢欲安時事無非為
國以致如此初非有私心也其何嫌焉宜安心但邪說之出於
一時最為不幸故其初起也古人必憂之闢之不必假借故曰
能言拒揚墨者聖人之徒然則今日之事恐是李成李廷 蕪
之所誤也○庚午 王世子問 安○兩司合 啓曰大臣之

職 國家安危之所係雖在平時尚且圖任賢良不可容愼小
竊據况當危危存亡之秋豈可使壬人居其位而不去乎尹
斗壽陰兇貪猾之狀臣等既已論列 聖明非不洞燭而特以
大臣之故留難至此臣等不勝悶鬱焉斗壽前後呀為無非蠹
國害政之事則三幸廟堂已為無政萬口一辭公議方憤不可
以輕適為慮而不思改圖也目今國勢岌岌危如累卵人心洶
洶將至土崩而內外重寄付之一壬人之手不亦危乎大臣固
不可輕適而國事尤不可輕壞彼此輕重不可相形請勿留

難亟 命適免俾無債事之悔 荅曰已論不久○司憲府

啓曰六曹郎官其任甚重况此多事之時尤不可不擇兵曹佐郎金元祿人物庸劣不合政曹請 命適差 上從之○備忘

記曰此時大臣被論甚為不幸既被論劾似難供職上下相持

非但騷擾軍國之事可慮何以為之問于備邊司○午時兩電狀如小豆○辛未 王世子問 安○澈子振溟上疏謂水慶

之死非其父所為其一款云水慶文書中有四韻詩 聖教以

為此必水慶之詩也遂命窮推水慶水慶不知所對臣父 啓

以此詩前以匿名詩流傳臣曾聞之此非水慶所作也此則水

慶所不能對而臣父辨釋如此又 命再鞫時臣父具再鞫之

不可者以 啓云而其啓辭且數三百言○傳曰前因姜秀峻

上疏私情之事則勿為捧入事傳教而今此振溟疏何以捧入

乎承旨推考振溟招之○傳于政院曰振溟上疏云四韻詩下

問于水慶則水慶不能對爾父啓辭救之云其時下問則水慶

對以李魯持來以示臣偶置篋笥中云而爾謂予忘之耶所謂

永慶不能對者何耶問于振溟以啓政院回 啓曰問于振溟
則對曰臣其時年甚少但聞永慶不能對而已不知其間有此
曲折也云矣 傳曰爾父於永慶獄事無一啓辭而今此疏中
啓辭許多云云之說出於何處而誰之所作也問啓回 啓曰
問于振溟則對曰臣父為啓辭入啓與否則不能詳知但於近
日下鄉時料檢家閤文書適得此啓草人子痛悶切迫之情於
此尤甚敢此上達豈敢以他人所作仰達於 天聽乎云矣
傳曰觀此上疏不知汝之為文幾何而必非汝所作誰之所作
耶問啓回 啓曰問之則對曰小臣雖甚不文絕無朋友僻處
城外手自草疏豈敢借人乎云矣 備忘記曰人子雖有為其
父悶迫之情天下之公議至嚴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况於
君父之前其能敢有一毫欺罔之辭人臣而欺罔罪不容誅其
父激一團毒氣所觸螫人人無不知之至於構殺崔永慶奸謀
秘計極其巧譎不獨有血氣者莫不振挽痛心雖冥間鬼魅皆
得以知之今敢陳疏請張辭說至於四韻詩下問之時永慶以

李魯持來示之深置篋中對之而敢以永慶不能對其父啓辭
救解為辭至於其父了無為永慶救解一行啓辭而今乃做作
許多辭說有若其時入啓者然其情狀極為駭愕人臣有此欺
罔罪在不赦振溟及其上疏成給人並嚴加推鞠事下義禁府
○兩司合 啓曰當此多事之時論啓大臣逐日強聒臣等固
知未安而第 國事之可虞者又大焉如使斗壽稍合相位不
至於債事誤國則臣等亦何苦而為此論以觸兇慝之鋒乎危
亡之勢迫在朝暮而軍國之務付之檢小此臣等之所以深憂
累陳而不能已者也不罷張禹未為得體急點延齡足稱明斷
請勿以大臣為諉而亟 命速免以快人情 荅曰不允○政

院

姜帥吳億 謝李德
稅李晔 光鄭光 績

啓曰鄭振溟之疏涉於欺罔揆之以律

罪固難逭但其為人幸甚少不識事徒知訟父之寃而自不知
陷於欺罔之罪也以子救父情或可恕以此至於拿鞠似為未
安昧死敢 啓 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鄭振溟作不可為
之疏此疏還給振溟○辰時四方有霧氣○壬申 王世子問

安○兩司合 啓曰臣等將尹斗壽適免事苦口論列將浹旬日俞音尚未渙降誠不勝悶鬱焉斗壽之處心陰險行已貪污國人之所共知 聖明之所洞燭決不可一日冒竊具瞻之位以辱名器以誤國事而優容三載聽其恣行已為過舉况今衆心同嫉公議奮發萬口一辭咸曰不可而猶且遲疑顧惜久而不決既誤於前寧容再誤當此存亡危急之日上下相持事多廢墜而不思改求賢良圖濟艱難大臣固不可輕適獨不念

國家之重乎請加三思亟 賜一俞 荅曰方受重任不可輕

適○癸酉 王世子問 安○弘文館上劄曰伏以尹斗壽適

免事兩司非不竭論 睿鑑非不洞照而俞音不下已浹旬日

至 教以方受重任不可輕論臣等之惑滋甚焉將斗壽牽縲

黷貨之狀屢塵 天日之下臣等亦羞為之第以 國家存亡

之呀判雖欲不言而自不得也夫賊屯海徼磨牙待時天下之

至危也共戴一天已到三載天下之至痛也兵糧羸竭將至自

潰天下之至艱也 國家之勢日急一日如放漏船於驚波之

中則用大臣作舟揖庶免於覆沒之禍而斗壽之所為如此不
幾於導之以履險者乎知臣莫如君進退之柄唯當斷自 聖

衷以昭示好惡之正而猶且持難不決使公議以鬱臣等相顧
悶嘆實未曉 聖意之所在也當此之時雖洗滌因循之習益

礪奮發之志恢張公論激揚清濁使羣下各自拂拭以效其力
而猶懼其不濟况委靡苟且牽補時日而有一步進益之地耶

臺諫懷章日伏 闕下而公共之論尚未得伸庶事隳廢百為
渙散今日之勢將不知終何所底也伏乞 亟從公論以副輿

情 荅曰大臣未可輕易適差○午時 上御別殿 引見領議
政柳成龍行判敦寧府事鄭崑壽右贊成崔滉左叅贊韓準戶

曹判書金暉刑曹判書申黈行判決事尹先覺戶曹叅判成泳
兵曹叅判釋孝純行副提學金玏右承旨李德悅掌令柳永詢

正言鄭經世假注書趙濺李舜民檢閱沈悅金蓋國入侍 上
曰左相被論體察之任何以為之成罷曰受任之人被論策應

諸事必不如平日臣亦以為慮 上曰雖無體察而元帥猶可

為之乎備邊司速為處置成龍曰大臣之事自下未敢處置耳
元帥則臨陣策應而經理諸事則必須大臣 上曰外議何如
成龍曰請詢問左右永詢曰臣等將斗壽適免事屢日論列
聖教每以受任大臣未可輕適為留難臣等不勝悶鬱焉斗壽
罪狀不必論列而貪鄙之狀亂後愈甚兩湖之人至以盜賊目
之軍務指畫唯見賂賄之多小則將焉用體察哉經世曰臣等
所論以大臣之故而自 上亦以大臣之故難之爾斗壽稍有
絲毫有益於國則臣等雖無狀豈敢輕論哉功曰臺諫因公論
論適故臣等亦已上達矣非徒不合於察體朝廷之上公議奮
發宜速處置以從臺論 上謂左右曰何以為之各陳所見左
右默然良久 上作色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無是非之心則
非人也左右相顧不言予甚未安史官筆之於策而未必為是
矣且予之所問非謂相職之適否只問體察之留否而領相則
已言不可無體察之意矣諸卿各言所懷可也而無一發言徒
委於大臣然則備邊司堂上盡罷可也混乃言曰三司齊發不

可仍也準曰體察被論不可察任則道內武士精抄帶率者甚多此人等善處勿散可也醉曰體察乃重任也雖非大臣被論則不可察任况大臣乎若送都體察則當送大臣而若送體察則從一品猶可往也且聞兩湖財力甚竭元帥體察中當置一人水詢曰醉之所言甚善矣我國官多故多有貽弊之事專制之任元帥是當何必體察乎物議亦如醉所言雖善於其任者不必有况斗壽之行已鄙穢者乎成龍曰臣之意則不可無體察矣必須大臣經理三道庶或可為權慄之元帥亦因乏人緝綴三道之任權慄必不堪矣崑壽曰若得善於其任者則甚善而若不得人則徒有體察之名而不見體察之效矣點曰斗壽身被重駁勢難策應不可不適也玊曰今者人心渙散不可不收拾鎮壓必須大臣而可為則貽弊之事不暇論也斗壽則為公論所發至今不適者甚為未安先覺曰斗壽決不可仍冒而元帥主聞外之權當糾其不逮而使之專制何必又送體察乎上曰前因金尚窩聞元帥之言諸道巡察使不從彌令云不可

使如是也存其人則當從其人之彌令可也。醉曰：兩湖之人聞朝廷以元帥為不足，故頗不從。彌令云：上曰：適改體察甚難，雖臺諫論之而勸諭體察使之仍留，如何？醉曰：所論甚重，不可行。彌令也。上謂成龍曰：領相之意如何？成龍曰：事有不可者，經世曰：公議已發，豈有仍冒之理？永詢曰：大臣之任在具瞻而刑百僚，此何等重任，而可以仍冒乎？國亂思良相，古人有是言矣。快從公論，更求賢良。成龍曰：臣聞此言，不覺浹背。上曰：頃見許頊狀，啓不勝痛悶，故下教之辭，語意未穩，須知此意。成龍曰：臣等愚計不敢不盡，故成敗之事未暇料，而豈知皇朝之意至於如此耶？上曰：皇上之至於此，極予亦未料矣。皇上深信我國，故因我。奏而傾一邊之議，尤用慨悶。成龍曰：豈因我奏而已？石尚書輩主此論者甚多。云：醉曰：論議未定之時，我奏適入，故以為明證矣。且孫經略不為主和，無乃不悅於我乎？成龍曰：胡澤入去之時，歷見侍郎云：孫也。若不主和，則必卻此奏矣。而送去入。奏則侍郎之意不可知矣。且劉

綖移授泗川云 中朝若有擊賊之意則移授泗川亦未知其

意 上曰雖不救我國若守遼東地方則當留諳賊之將而召

去之意不可知也 晬曰聞駱尚志在山海關而 中朝以劉綖

為不關於禦賊矣且聞率蓄我國之倡多有非之者云先覺曰

科道官被罪之事臣雖無狀極知未安而昨日 上教有胡奴

及養謙奸謀等語過為嚴峻亦不無未安之意我國與 中原

有同一家事雖秘密無不知之在我之道不可如是 上曰予

患而言之矣卿言則甚當成龍曰聞澈子振溟詔獄云臣未知

上疏之意而子為父隱勿問如何 上曰渠雖欲為其父陳訴

做作虛無之說無所不至子為父隱者豈曰欺君而隱父乎奸

人情狀無忌憚如此哉經世曰父子之間情雖切迫而君臣之

義甚嚴帝堯殛鯀未聞大舜之訟寃舜之孝有不及於振溟者

乎前者宗溟亦澈子也上疏而自 上不問故今又如此欲與公議

力爭極可痛憤水詢曰奸臣之罪未正故邪說不熄臺諫之間

亦多立異者 上曰至於做作啓辭宜無所不為矣水詢曰是

乃其父構殺永慶之情狀也。醉曰：澈罪則已有公論，而今又如
此矣。永詢曰：有一人主此論，而言構殺之罪在其時。臺諫故年
少之輩靡然從風。上曰：一人者為誰，而其時臺諫則又誰耶？
永詢曰：成渾曰：其時臺諫斗壽及具宓為此論，而澈則不知云
其時論。啓者雖此二人，而指喉者乃澈也。永詢經世曰：斗壽
不可不速遶。上曰：大臣未可輕遶。功曰：經筵之命已下，而
書冊不秩，未能即為甚可悶也。上曰：冊若絕少，則領事知事
若干人進講無妨。戊時罷出。○以說書李愷為司書，以司諫崔
權為兼弼善，以檢閱閔有慶為說書。○甲戌 王世子問 安
○兩司合 啓曰：臣等昨日親承 王音以為大臣何可輕遶
竊恠 聖明之言與先儒所謂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
者其意相戾也。蓋位愈尊，故任猶重；任愈重，故擇愈慎。苟非其
人，危亡隨之。人主之憂當在於此，而適改之輕，非可慮也。尹斗
壽竊據台座，公議方憤。聖明以閔俞音輿情益壽，臣等決不但
已。請以前日所陳者澀血而反覆之。夫宰相之道必須公心平

氣然後廢官得職而廢政咸釐如是而可使兇險者居之乎必
須清謹端廉然後百僚矜式而四方清明如是而可使貪鄙者
居之乎必須博收公議然後用人無失而處事不忒如是而可
使終行胸臆全無忌憚者居之乎諂附奸臣構害善士而反做
自盡之說其心之慘真鬼亦惡如是而可處相位乎布置親昵
來賄列邑而至與譯人為市其行已之鄙華人所唾如是而可
處相位乎挈攫無厭馱載相望至以太僕馬匹公然輸運不惟
有識之人竊憤於仰慰之時道路怨罵至目為賊如是而可處
相位乎此外細鎖之事言之亦醜不敢枚舉以溷 聖聽夫以
位冠縉紳心懷鏤錙身居廊廟行同饕餮弄權於內則植私肥
己奉 命於外則剝民斂怨略陳大槩罪狀如此只請違免實
從末減難於輕改 聖慮過矣文彥博一代賢相而燈籠錦之
言一發於裏行之章則寬厚之仁宗不能容貸蓋所以重公論
也斗壽之貪險非彥博長者之比萬口同辭三司齊發又重於
一裏行之事臣等之期望於 聖明本以堯舜而乃於擇大臣

重公論之事反出於仁宗之後臣等懼且惑焉爭論大臣此何等事而敢以風聞不的之言敢達於冕旒之下乎舉國之人所共聞知有即言有亦可以面質之矣况今體察遠改之事咫尺天威詢謀僉同強寇壓境策應方急閭外之任果為重矣國勢累卵危亡將至廟堂之職獨可輕乎以公論為不足畏則已如其不然則顯被憚効不容於奉使之地而委蛇盤礴冒據台鼎萬無是理矧乎國任賢相以養國威乃為外攘之本古人所謂本強則精神折衝者不可不念也請深加 睿思亟 賜明斷以重大臣之位以快公共之論 荅曰大臣輕適重難但方與賊對壘事機至急體察使叢議皆以為不可不改體察既改則他相似當下 去然則相位亦不得不適事勢如此當勉從之

(B)
732.55
4724
[v.14]
no.33
0194311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六年四月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4]
no.33